

鴻溝

年紅著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鴻 溝

年 紅 著



星洲維明公司出版

鴻 溝

編 號 W 1021

著 者 年 紅
出版兼 星洲維明公司
發行者

星洲歌里門街五號
電話：三二七五一
電報掛號：“WEMPROS”

印刷者 藝美印刷廠

香港英皇道三六六號
電話：七〇〇九五二

一九六二年三月初版

定價叻幣一元四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小說

三梅	英雄	明天	賣「菜腳」的人	生活線	蠢材	阿光	同情	鴻溝	錢	新衣	賀年片	委屈	一件小事	散文	金山	夕陽斜照着藤河	紙鳶
一	二	二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七	八	九	九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六

三一梅

在小小的甘榜。K里，誰也不會喜歡三梅這「野孩子」的。

他底樣子生來本就不討人喜愛，瘦瘦的個子偏又穿上了寬濶的衣裳，而這些不稱身的衣裳都是補到不能再補，髒到不再髒的！她底臉孔，恰似一張不乾淨的白紙，不清潔，又沒有半點血色，兩顆眼珠却大得驚人，有如黑夜裏貓兒的瞳孔，兩片貧血的紫色的薄嘴唇，加上殘缺不堪的牙齒，使人越覺得她底醜惡呢；何況還有那長到披在肩上的散髮。

她今年已經十歲了。然而，她父母還沒讓她進學校呢！說是看出她底「笨相」，不願讓她在學校裏把他們底臉皮丟盡。因此，她有太多的空閒時間在奔跑、嬉戲。……

甘榜裏的孩子們本來是很喜歡三梅的，因為她常常教他們玩些新鮮而有趣的遊戲。然而他們又經不起父母的打罵，所以漸漸地都不敢和她來往了。

三梅失去了所有的同伴，心裏自是傷心。曾經幾次，她想去親近他們，但他們都不理她，有時還唱着歌兒罵她呢：

「三梅三生婆（野女孩），白天咬筷，晚上肚裏敲鑼！

「三梅三生婆，現在像鬼，以後誰要她做某（老婆）？」

唱完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而三梅呢，她傷心得哭了起來。但是，孩子們還是不理她，還是唱着歌兒罵她、笑她！

二

「爲什麼人家這麼討厭我呢？」每當她感到寂寞的當兒，她都會這麼地自問着：

「爲什麼……」

她看到鄰居的孩子們背着書包去上學；她也看到他們唱着「小貓小狗」的歌兒回家去。因此，她便想到人家不喜歡她的原因來了：

「因爲——我沒讀書！」

想到這裏，她眼眶裏的眼淚便不自禁地滾了下來。……

有一次，她終於大胆地跑到對面的賭間去找她媽媽。

她媽媽正在打麻將——她是這賭間裏的基本「戰士」！

「媽，」三梅輕輕地搖着母親肥胖的大腿，低聲地說：「我——我——」

「烏東『碰』！」她沒聽女兒底話，全神集中在牌子上。

「媽！我要——讀書！」

「去死吧！讀你的死人骨頭……」她在賭博的時候最討厭人家來打擾她的：「嘿！

『三索』我要『貢』呀——唉，真衰！給你搶去滿了……都是你這衰鬼來作衰！」她白

了白三梅一眼，一把將她推開。

三梅呆呆地站在一旁，咬着手指。

「嘿，你怎麼還不去煮飯呢？」她母親忽然回轉過頭來，瞅了她一眼。

「沒有米了。」

這句話大大地吸引了在桌的賭伴們，她們都好奇地望着三梅底媽——她白胖的臉漲紅了許多。

「拍！」她突然出其不意，狠狠地打了女兒一掌：

「死鬼頭，沒米不會去找爸爸拿錢去買嗎？」

「爸……爸爸沒……沒回來……」她用手掩着臉孔，顫着聲音說。

「哭鬼！還不趕快出去死，臭短命！」

她低下了頭，像隻受驚的狗，拖着沉重的脚步，離開了賭間。……

三

已經十二點了。然而爸媽都還沒回來睡覺，屋裏是黑暗得怕人，因為油早已點完了，還沒去買呢。

三梅以前曾聽過外婆給她講的鬼故事——那些叫人想起來就睡不着覺的怕人故事，如今她還清楚地記着呢。她越是睡不着時，就越要想起它來，而越想起那些故事，她就越是不能入睡！他看看漆黑的四周，似乎有無數可怕的鬼影——當中似乎還有她那已死去的外婆呢！

就在這當兒，驀地，「碰」的一聲，門打開了；一個黑影即刻闖了進來！

「啊——！」她連忙把被拉到頭上來，蒙住了臉：「鬼！」

「乒乓！」那影子翻倒在木床上，剛好壓住了三梅底手。

「哦，是爸爸。」她嗅到了陣陣難以入鼻的酒氣，就明白這是誰了。

「死鬼子，怎不點燈呀？」她父親有氣無力地喘着說，一手抓住她底小手，不斷地打着嚏。

「沒有油了。」她底心還忐忑地跳着。

「不會去買嗎？臭女孩！」

「沒……沒……」

「給我倒一杯水來！」

「沒有水……」

「拍！」

他一手打去，也不知落在她底什麼地方，只是覺得掌心一陣熱辣辣地（比他那醉酒的紅臉還要熱了些），似乎還有點兒麻痺哩！

「懶骨頭！」他惡聲惡氣地罵了一聲之後，便一動也不動了。

而那可憐的小女孩呢，她只按着聲音，傷心地哽咽着。……

四

「爸！你今天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一個黃昏，三梅正呆呆地坐在門口時，忽然看到了她底爸爸。她可真高興極了，連忙跑上前去，拉住他底手，問道。

他不答腔，臉孔比「臭棺材」更難看！

兩人默默地走了一陣，她父親忽然掉轉過頭來，厲聲地問她：

「你媽媽呢？」

「她在阿烏嫂家裏打麻將。」她望着爸爸死板的臉孔，很快就答了出來。

他聽了，似乎很生氣，一把將她底手攞開，加緊脚步地向賭間走去。

一會兒，賭間裏傳出了一陣喧嘩吵雜的咒罵聲，其中還夾着「乒乒乓乓」的毆打聲。……

三梅一聽出是爸爸和媽媽底聲音時，就知道事情不妙了！急忙躲進房裏去。

「你這死短命！老娘沒管你喝酒，你竟管起老娘賭博來啦，嗚嗚……」是媽媽底聲音。

「拍！」

「啊——噢！你這老短命呀——一定不得好死……嗚嗚……」

三梅知道，爸爸又在打媽媽了。因此，心兒更是害怕！

他倆已來到了門口，不知是那一個狠狠地敲打着房門。

三梅聽了，越是發慌，她本想不去開門，然而腳已來到了門邊，手不自主拉起了門門。

「不知臭的死娼子，一天到晚只會賭錢，其他的一點也不會，如果你老父年年有錢可做，年年有錢可賺，你賭就儘管去賭好了。只是——」三梅只見爸爸一把抓住媽媽底頭髮，邊走邊罵地走進來：「現在，我失業了！我自己連酒都沒得喝，而你仍還有錢可賭；問問你，你的錢不是你父給你的，你自己能去賺半分半角？臭女人！看你父三天不給你錢，你連喫都沒有的時候，還會去賭嗎……。」

三梅底媽給罵了老半天，如今才聽出一句話來，她心底一怔，再也不號聲大哭了。

「你失業了？」

他這才把手鬆了下來，綑着臉，連瞧都不瞧她一眼，更不打話。

「媽！」三梅走到她底身旁，不知好歹地拉拉她底衣角。

「去死吧！衰鬼！」她用力把她推倒在地上：「整天哭，哭，哭！好好的一個家都給你哭衰了！天壽仔……………」

三梅聽了這話，連忙忍住了要掉出來的眼淚。……………

五

此後，每當三梅底媽沒事做——因為，錢化光了，人家不肯讓她賭——的當兒，她就拉女兒來揍一頓出出氣；每當這可憐的女孩底爸酒癮發作的當兒，他就會叫她跪在他底眼前來解解悶。

他們都是被餓魔困着的人，如果說三梅比父母多喫了些，那該就是自己底淚吧。不用說，一家三口都是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的，然而，三梅似乎瘦得比誰還要快。她，如今只剩下一個骨架子了。

六

自從三梅底父親失業之後，鄰居們更是討厭她了，只要一看見她底臉，他們就會朝地上吐一口口水，罵她一聲「賊女」，避而遠之哩。

她一點也不明白，人家爲什麼罵她「賊女」，她從來不會偷過人家一樣東西呀！哦，大概因爲自己沒有讀書吧，她想到這裏便不自禁地哭了出來。

有一天傍晚，她正獨自一人在玩着跳「馬侖」的當兒，忽然聽到屋裏有人在說她爸爸的壞話。

「你想他爲什麼會失業呢？」

「你是說那酒鬼？」

「唔——」

「哈！那怎會不知道，就是猜也猜得出呀！」

「聽說是因沒錢買酒，偷了頭家一包米去賣，給頭家查了出來，把他踢掉的。老實說，這人的胆子着實太大了些……」

「那還用得着說？像他這種酒鬼，什麼事他都幹出來的！」

「以後事事都得小心呵。」

「還有，三梅這孩子也可要注意呢……」

「注意我做什麼呀？」三梅聽不懂他們話裏的含意，想了又想，可是總想不通。

七

鄰居們已經好幾天沒有看見三梅這可憐的孩子了。他們在無形中，似乎都關心起她來了！

「她怎麼啦？」「病得厲害嗎？」「有沒有東西吃？」「有沒有……」只要他們一有空閒，他們便會提出這些問題來作爲談話的材料。而由於他們的談吐中顯示出：他們都希望能見到她那「醜惡」的臉孔。然而，誰也不會看到她一眼，就連聲音也難聽得一聲。

一星期過後的一天，三梅底爸突然帶來了一對馬來夫婦。他們在房間裏咕咕嚕嚕地談了一個多鐘頭。之後，那對馬來夫婦才裂開了嘴，帶着那多日不見的三梅出來。

大家都連忙趕來觀看。

「啊，你看，她打扮得多好看啊——」

「她比以前白得多了！」

「白是白了許多，可是也瘦了不少呀！」

「哎呀，她坐上三輪車了，要去哪兒呀？」

「你們看！那一對馬來人在爲她抹淚呢。那孩子可真像個剛出娘家的新娘……」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車子走啦，她，她在和我們搖手……」

「不！她是在招手——」

然而車子只一拐彎，就不見了。而三梅呢，她會不會就此一去不回呢？

「不！她還要回來的，遲早……」

大家回頭一看，原來是三梅底爸！他，眼眶裏含着淚水，兩眼死瞪着前方。

大家都覺得驚奇，因爲看到這狠心的傢伙落淚，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呢！

「雖然，孩子不是我的，但是，她究竟還是個人呵！當我有幾個錢時，我都不能給她帶來幸福。而現在，我失業了，連三餐都不能飽的當兒，難道還有給她帶來愉快的可

能？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尤其是在喝醉之後……我不知給這可憐的孩子帶來了多少的恐懼，多少的惡夢！更不知打從她貧瘦的身上抽出了多少的血！……」他緊咬牙根，兩顆含着淚水的眼睛，瞪着自己底雙手，像個在向上帝求恕的信徒，哀傷地述說自己底罪過：「我相信，我這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忘不了這一次的過錯；我相信，無論怎樣漫長的歲月，也不能洗去我終身的遺憾！如今，我只希望老天公開開眼，帶給這孤苦伶仃的孩子一些幸福，讓她找到了心地善良的『父母』！啊！我的女兒呵！讓我忠誠地爲你祝福平安吧！」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日麻）

英 雄

有人說胡爲是個英雄！

鄰居們雖然不大相信，但也不敢完全不信，因爲單看他的高大個子和那精神十足的國字面，濃眉巨目，鼻大口方，確已有幾分英雄氣概了；何況他還有許許多多的「英雄事蹟」——由他自己口中生動的吐露出來，例如：他在人們危急的當兒，如何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他人的危難，當人跌入海中的當兒，他盡可把賞金置之腦後，而不顧一切地落水搶救……。

只有峇狗仔却毫不尊敬胡爲，因爲他曾親眼見過胡爲在火警時搶一個女人的金飾。「哼！他不是好人。」一個黃昏，人們在樹下聊天，話題不知不覺地引到胡爲的身上，峇狗仔終於忍不住地說道：「我親眼看見過他趁火打劫……。」

「別胡說，峇狗仔！」峇狗仔的媽深怕惹出事來，急忙打斷他的話，同時狠狠地瞅他一眼。

「誰胡說呀，是我親眼看見的，他，……」他倔強地爲自己辯護。

「輕聲點！」孫寡婦機警地說：「隔牆有耳。」

「真的？」阿木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爲他是個崇拜英雄主義者，他一向都深信胡爲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因爲他有武力、又英勇，會抱不平！有一次，他還看見他毆打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阿飛」，聽說是因爲那傢伙想調戲良家少女——當然阿木不會知道那少女與胡爲間的關係——給他見了，起了不平心，把他打得血由口出呢！當時他阿木真個想上前去把他捧上頭去坐哩！這時忽然聽見峇狗仔口出狂言，誹謗他心目中最大的人物，阿木不禁有些憤恨，他用食指往耳裡一挖，再問一句：「你沒胡說？」

「我峇狗仔才不胡說呢！」他睨視了他一眼，答道。

「閉口！」峇狗仔的媽氣極的喝了她兒子一聲。

「……」峇狗仔心裡有些忿然，但沒表現出來，站起身子就走。

「哼！」阿木望着他的背影，不快地說：「信口開河，不怕閻羅王捉去割舌！」

自此以後，人們便紛紛議論起來了，大家再也看不起胡爲了，他們背地都說他「賊頭賊腦」，沒出息！

風聲終於傳入胡爲的耳裡，他大怒說：

「此仇不報，非英雄也！」

一晚，峇狗仔看完了電影，走上歸途，走到半路——一條陰暗的小徑，出其不意地跑出兩個彪形大漢來，截住了去路，一個把他抓住，另一個往他背上就是一拳！前面的也一拳，於是你一拳我一拳的，把峇狗仔打得滿眼金星亂迸，血不由自主的由口裡湧出來……。

次日一早，峇狗仔的媽就帶着一顆痛楚的心，眼眶含着淚珠，一步步地往「老君厝」去給兒子送飯。

鄰居們見了，只是搖頭嘆氣，不說什麼，即使說，也不過是帶着同情的口吻，簡單地說了一句：

「唉，誰叫他『牛仔不識虎』！」

「朋友，『虎』就是英雄！」阿木聽了，可得意極了。

「卑賤的東西！」人們心中暗罵了阿木一聲，連瞧都不瞧的就走了。

此後，人們對胡爲都抱着少接近爲妙的態度，「畏」而遠之了！一些老輩的都把他叫做「虎頭蜂」，警告自己的子女千萬別去惹他。就連孩子們，說起他也有點談「虎」色變之概哩！

但是，胡爲並沒因此而感到孤單、寂寞。因爲他有的是朋友，都是做「烏必」工的。什麼「暗牌」啦、「大狗」啦、「地牛」啦……一大堆的。

在他家隔壁，住着個大肥孀，是個寡婦，她在屋裡偷開賭間，頗有些收入，只是深怕那些做「烏必」工的到來找麻煩，所以便靈機一觸，去巴結胡爲。看她百般奉承，胡爲也便做個順水人情，答應幫她這個小忙。

「胡爲哥呀，真不知叫我如何來報答你的大恩才好？」她感激地說。

「嘿，沒什麼，沒什麼……」他，望着天花板，很神氣而不介意地說。

之後，每當「三缺一」之時，她總來拉他去湊一「腳」。他也從不拒絕。

可怪的却是他逢賭必勝！對於這點，有的以爲是他的賭運好，但也有人對他的賭術起了疑心。

終於，阿豬嫂發現了秘密。

「噲，你們看，一幅『四色』明明是一百一十二張，現却只有一百零八張……」她偷偷地在房間裏把剛賭過的牌數給同賭的鄰居們看，口裏不停地在那咕嚕着。

「哼，我早就有些懷疑他了，賊頭賊腦的……」賣菜孀越想越氣，提高嗓子說。

「輕聲點！」孫寡婦急忙阻止她，看看四周，阿木並不在場，於是才輕聲說：「我

看呀，以後我們還是別和這種『臭空頭』的賭爲妙。」

「不！我看還是找個機會當場把他捉了，看他還有沒有臉皮再見人！」賣菜嬸滿意孫寡婦的意見，歪着嘴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和這種人作對是得不到好處的呀！」孫寡婦可沒忘記容狗仔被毆的事：「難道你們忘了容狗仔……」

「我才不怕！」阿豬嫂想起今天輸去的紅鈔票，心中有說不出的憤恨，也覺得非報復一下不可，所以理直氣壯地說。

大肥嬸在旁聽了，可真氣煞了，她想說：「胡爲可不是這種人，別冤枉好人！」但沒說出口，怕寡不敵衆，自討苦喫，只得站起身，瞅了她們一眼，「哼」了一聲，頭也不回地搖着大屁股去了。

她們的臉色，頓時都蒼白了許多。

事隔兩天的下午，阿豬嫂的一隻鴨不知怎的，竟死在溝旁。當她仔細地看了之後，才察出是被棍子打死的，於是傷心地哭了起來，一邊往孫寡婦家去，一邊高聲咒罵道：

「半路死的，有胆的就來找老娘，何必拿家禽來出氣？簡直是豬狗禽獸！天有眼呀，就給這天壽短命的禽獸死在三輪車下……。」

來到孫寡婦家，她却呆住了。她看見賣菜嬸也哭喪着臉，雙眼死瞪住地上那隻死去的鷄——她唯一的母鷄。別的女人也站着看。

「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呀？」阿豬嫂忘了自己的事，她也不禁好奇地問。她們却不說話，最後還是孫寡婦給她使了個眼色，她往那方向看去，這才恍然大悟。

原來胡爲站在那兒，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微笑……。

當夜，阿豬嫂確實無法再忍下去了，她把這件事的始終說給丈夫聽。他聽了之後，沉思了一會，終於咬緊牙根狠狠地說道：

「姓胡的，別太猖狂！看我阿豬是否收拾得了你這無賴？哼，無毒不丈夫，看我控你一狀！」

隔天下午，胡爲正在家中和大肥嬸談天，不想忽然來了一輛「馬打」車，幾個「馬打」迅速地把他家團團圍住，其餘的三四個「馬打」進去搜查。

鄰居們都好奇地站在自己的門口，睜大了眼睛，等着看事情的發展。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光景，「馬打」便推出拷着手鐐的胡爲。他的臉白得像張白紙，垂頭喪氣的，一點也不像個英雄了！

直到「馬打」把他載走之後，鄰居們才圍集起來，咕咕嚕嚕地議論着，猜他被捉的原因，但沒結論。

「你道他爲何被政府拉去喫『黑豆飯』？哼，原來他代理『萬字票』！」黃昏，阿豬歸來，看見大家還在樹下談論胡爲被捉這件事，便給他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對！我記起來了。」孫寡婦拍了一下大腿，說道：「幾個月前，有個朋友對我說，他和胡爲買了個號碼，不想真個中了三獎，他快樂得差些發狂，因爲他失業已三個多月了，那一塊錢還是當了手錶剩下來的呢。當時他想把這五六百塊錢拿去做小生意，說要開水菓攤。誰知，當他遇上了胡爲，要向他領款時，他竟裝傻地問道：『這張紙是什麼呀，怎會值得那麼多的錢……』他便說是萬字票，是和他買的，他却拿出斗大的拳頭來，對他說：『朋友，飯可亂喫，話可別亂說呀，這是犯法的東西，干我個屁事！如再嚕嚕，看看這個……』鬥是鬥不過他，又沒處去告，不忍氣吞聲還有什麼辦法？真是喫人不見血！」

「真的？」阿木張大嘴巴問道。「那裡會是真的！人家是個大英雄，那會幹出這等事？」阿豬白了他一眼，冷笑着說。隨着立起身來，走了。

大家也就一哄而散了。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

明天

「爹，讓我去吧……」他，一個病在床上的青年，懇求地說，兩隻無神的眸子，帶着期望的光，射在父親底臉上——那張充滿着不安、披着白髮、掛着白鬚的皺臉。

「不行！」老人猶豫了一會，終於鎖着眉頭，擺出莊嚴的神色說。

「爲什麼？」他底臉色變得更蒼白，翻開那張破爛不堪的被，由床上坐將起來，氣喘喘地問。

「因爲……」老人看了他一眼，心兒不自禁地酸了起來，他嚥下一口痰，說：「因爲，你還病着呀！」

「明天……就會好的……」

「但是，吹哨哨……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哈！那，那算得了什麼……咳咳……」話還沒說完，他已咳得上氣不接下氣了。但是，他對於父親的憂慮却還感到可笑，心想：「十二三歲時就開始學了，當時年紀那麼小，就吹得那麼好，老手們不是都稱讚我有『天才』，有氣力嗎？現在，十八九歲了，吹了五六年，吹一次，又算得了什麼？」

「怎麼了？」老人見他咳得厲害，便急忙趕上去問道。

「沒什麼。」他連連地搖手，滿不在乎地說。他底臉白得驚人！他底唇顫抖着：「爹，讓我去吧……你疼我，我知道，但是叫我這麼餓下去，老實說，我餓怕了！」

「唉……」老人長嘆了一聲，久久說不出話來，淚珠兒奪眶而出。他，臉上浮起了痛苦的微笑，眼睛噙着淚水，低聲地說：

「明天，有飯喫啦……」

二

夜闌。

老人在寒冷的被窩裡，輾轉反側，不能成寢。他底腦海中老是浮現出那張蒼白的臉

孔；他似乎看見，兒子在酷熱的陽光下，在那輛載着棺材的羅厘前走着，走着，和着鑼鼓，吃力地吹着唢呐——那支不爭氣的唢呐；他似乎看見，那蒼白的臉上，豆粒大的汗珠，在陽光下閃着，閃着……。

遠處不時地傳來「汪汪」的狗吠聲。

「還不回來？」他想，「莫非有了意外……哦，不，不會的……等會兒他會喜氣洋洋地回來。那時，他會告訴我，他今天喫了些什麼，多麼飽呵；他還會告訴我，他底唢呐，多麼的響亮！他會說『今天的天下是我的！』」

「篤篤篤……」驀地傳來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他心中頓時感到欣慰。

「他終於回來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他下了床，在黑暗中摸索着，來到門邊，一邊把門「呀」的打開，一邊興奮地說：

「呵，你怎麼這麼遲才回來呢？我等得……」

「老伯，是我，阿木……」那人打斷了他的話。

「哦，是你？」他不禁一怔，揉揉眼，看了一會，失望地說：「夜深了，你來做什麼？」

「老伯，你底兒子……」

「他，他怎樣了？」他底心，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

「他在慈善會堂裏昏了過去，到現在還不省人事呢。」

「啊，快，快！快帶我去……」

三

慈善會堂裏，一片昏黑，只有一支在風中搖晃的白燭，閃着弱光。中央圍着三四個人；那三四個人圍着一張布床，床上躺着一個面無人色的青年，像是熟睡着。

其中一個年老的滿臉淚痕，嘴唇不斷地顫抖着，却說不出話來。其他的，像石膏像。寂靜，包圍着四周……

終於，青年睜開了眼。老人急忙衝到床邊，顫抖着聲音，好容易才叫出一聲「兒呀」。

「爹……」青年吃力地喚了一聲，有氣無力地掙扎着要坐起來，旁的人們急忙把他扶起。

「哇」的一聲，青年掩在口上的手，染滿紅色的液體，地上濺開了一朵紅色的花！

「血！」是異口同聲的驚叫。

「啊！我底兒呀……你你怎麼啦？」老人底嗓子沙啞了，他底臉蒼白得和青年一樣，他拉起衣角，往他嘴上擦，他底手在顫抖……。

其他的，措手無策。

「明天，明天一早，爹爲你……請，請個醫生……」老人的喉嚨哽住了，他無法把話說完。

青年沒有開口，臉上強裝出微笑。

笑，那微笑，使老人感到不安，他覺得那笑可怕，是冷笑！像在說：「哼，你有錢給我請醫生？」

青年看見父親老淚縱橫，心兒更是悲傷，用盡最後的一口氣，說：

「爹……我袋裏的……五，五塊錢……你……拿去……我……我對……不起……你……」

說完，就緊閉着雙眼，離開了這——他所憎厭的人間！

「天啊！」老人底肝裂腸斷，緊抱着長眠的兒子，沙啞地號叫起來：「還我……兒子吧……天！」

賣「菜腳」的人

担着兩籃的青菜，來到了「巴剎」的大鐵門邊；阿菜嬸才透了一口大氣，把菜籃小心翼翼地擺在大路旁，然後拉起衣角，抹抹額上的汗珠。

「阿嬸，你的菜心可真多啊！」身邊坐着的白髮老太婆善意地向她打了個招呼，用着羨慕的眼光望着她，微笑地說：「這些菜實在太肥美了，爲什麼不賣給菜攤呢？」

「自己賣比較有價錢。」阿菜嬸蹲下身，把青菜整整齊齊地擺在菜籃邊，抿着嘴巴苦笑着：「男人病倒了，不能去做工，『老君』來了又要一大筆錢，唉……過兩天，學校就開學啦，沒有錢孩子就哭着不肯去上學……」

「哦。」老太婆聽了，只點點頭。過了好一陣，才皺着眉頭，壓低嗓子地對她說：「不過，這樣賣法是很危險的呀！」她朝着兩旁望了望，然後用一種恐懼的腔調說下去：「你看！兩旁賣菜腳①的不下二三十個，現在全部給抓光了，昨天要不是病在床上，想

①菜腳——質劣的廉價青菜。

也去喫『烏豆飯』了！不過，聽說今天還會來……。」

「哈，那就奇了，」阿菜嬌理直氣壯地喚了起來，「菜是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又不是去偷、去搶來的，憑什麼理由要抓我呀？」

「你有『禮申』沒有？」

阿菜嬌搖搖頭。

「唉，沒有『禮申』就有『沙拉』，你還不知道嗎？」老太婆有點着急了，「告訴你，抓去了，至少『烏公』五十元！沒錢就喫烏豆飯！」

「哦？」這下子可把她愣住了，兩顆眼睛老瞪着老太婆的皺臉，心兒開始「撲突撲突」地跳將起來。

這當兒，有個打扮入時的摩登太太走下汽車，朝着「巴剎」走過來。

「阿嬌！」她連忙喚道，「買菜嗎，菜心一把一角……。」

那太太連瞧也沒瞧她一眼便走了過去，口裏却不停地在咕嚕着：

「我家裏又沒養鴨子……。」

「喂，這種女人是不買菜腳的！」老太婆好意地向碰了釘子的阿菜嬌解釋，「菜攤的頭家常常向人造謠，說我們的菜生蟲，不合衛生，喫了會害大病……哎呀，那麼久

沒來了，阿娒嬌，買點菜嗎？」

阿娒嬌抬頭一看，原來來了個衣服破舊的瘦婦人。那人向老太婆點了點頭，便蹲下身來，挑選菜葉，口裏却忿然地訴着苦：

「唉，菜攤上的菜越來越貴了！一斤菜心不上四五角錢，就休想買得到……賣菜脚的又都給抓了去……唉！」

「街前巷後的人都說是那些鬼打電話去召來的呢！」老太婆憤恨地朝着「巴刹」裏的菜攤瞅了一眼，咬着牙根地說。

「難道窮人就連菜也沒得喫？」瘦婦人把一角銀幣交給老太婆，接過菜把，不平地說了一句，站起身，掉頭便走了。

這邊，阿娒嬌也來了兩三個顧客，害得她手忙腳亂；老太婆便過來幫她的忙。

驀地，有個衣著不整的小童匆匆忙忙地跑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叫嚷着：

「外婆——來——來了！」

老太婆霍然起身一看，皺臉頓轉蒼白，連忙推一推阿娒嬌的肩膀：

「快，快走吧！他——他們又來了！」

阿娒嬌把手心裏的幾個銀角子收進衫袋裏去，然後慢慢地把視線移到她的臉上，問

道

「誰又來了？」

對方並沒回答她，却只將食指朝遠處一指，提起菜籃便跑；那小童也跟着外婆跑去，一會兒光景，婆孫倆已躲入了咖啡店。

阿菜嬌感到莫名其妙，回頭一看，當場嚇了一大跳！臉孔頓時沒有血色，手脚也不自禁地抖將起來。

「…………抓去了，至少烏公五十元，沒錢就喫烏豆飯！」

老太婆的話立刻在阿菜嬌的腦中響了起來。這當兒，着實沒有時間再讓她考慮了，只得拋下菜籃，溜之大吉。…………

她躲在咖啡店的石柱旁，緊張地望着前方，低聲地自言自語着：

「啊！他們把我的菜籃拋上車去了…………連扁担也帶走了，以後我用什麼東西去挑水呢？…………我一家人…………」

話還沒說完，豆大的淚珠早已滾出了眼眶。…………

（一九六一年）

生活線上

「噹噹噹噹……」一陣急促而又刺耳的破銅鑼聲，在我父親底羹炒攤旁響起來了，不一會兒，便圍了許多的觀眾；他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死瞪着那個一邊敲鑼、一邊叫喚的陌生漢。

「一定又是那個說要變三隻腳的小雞，最後，賣了膏藥就走的老阿伯了！」那當兒，我正坐在父親底身旁發呆。腦海中即刻出現了那個又矮又胖的老頭子底紅臉孔：「這次，他一定又會把紙人吹一吹，然後，將蓋在手巾裏的牙齒變成土豆仁（落花生）的，但是——他會把雞蛋變出一隻三隻腳的小雞來嗎？……」

我抬起頭來，望了望正在忙着羹菜湯滿頭大汗的父親，心裏底話不由脫口而出：

「爸！我要去看把戲……」

「看把戲？又是看把戲！哼！」他沒有瞧我一眼，還是忙着羹菜湯：「書不讀，字不寫，一天到晚却只會看那沒用處的把戲！哼，去吧！」

像枝脫弦的箭，我即刻飛也似地跑過去，一下子就鑽進人叢中去了。

「哦，不是那個變小雞的老阿伯呵……」

我有點失望，因為那打鑼的是個中年漢，瘦瘦的個子，白白的臉孔，不很好看；他，旁邊還坐着一個大肚皮的女人呢，那女人底身後，站着兩個瘦黑的孩子——他們底年紀大概比我小些，看去只有四五歲哩！

我想：「他一定不會變三隻腳的小雞的！」

「來來來！」那漢子把嘶啞的聲音提高了許多，並且把手上的鑼「噹噹噹」地連敲三下，之後才用廣府話「伊伊呀呀」地說起話來，而銅鑼仍還是三下三下地被敲打着。……

說真的，我連一句也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因為我是個福建孩子。不過，當時我還是很耐心地在等着，等着。我深信，他一定也會像其他的賣膏藥的江湖佬一樣，耍幾套功夫，或是變幾套把戲給大家看的。

果然，他把破銅鑼交給了那個大肚皮的女人，而自己却打從黑木箱裏拿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來，連連地揮了好幾下。……

「他一定是要打功夫了，」我不大喜歡看打武，因為它比不上變把戲那麼有趣：

「真討厭！」

這當兒，中年漢子才把黑衣脫去，露出了胸前的三十六根「排骨」來，隨着便把黑褲管摺高了些兒，好讓大家看看他那條不很豐滿的白腿！

「啊！」當我定眼一看時，不禁猛地喫了一驚！原來，腿上有着數不清的刀疤呢，像一棵終年被割的橡樹底軀幹一樣。

「噹，噹，噹……」我底心，和着鑼聲，開始忐忑地跳動起來了。……

「嘿！」那漢子站穩了馬步，咬緊了牙根，大喝一聲，一刀就落在自己底腿上！
「啊——血！」我失聲地喚將起來。

「哈！小孩子，怕什麼呢？」他苦笑着對我說，頭上冒出豆珠大的汗來呢！

過了一會，他便又拿起那把沾有血跡的匕首，朝着滴着血的腿上，又是狠狠地一刀——看起來，比起先前的那一刀還要來得深長呢——血，即刻打從傷口流出來……觀衆們可都看得呆了，一時鴉雀無聲。

那漢子向大家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之後，便背過身去，那大肚皮的女人連忙放下銅鑼，遞給他一條不很清潔的毛巾。他接過毛巾，便往臉上、背上擦了一通；同時也偷偷地抹去了眼眶裏的淚水，他腿上的血還在不停地流着，直流到地上才凝住了。

「看！」他把手巾一把擲在地上，然後打從黑木箱拿出了三四瓶黑色的藥水來，高高地舉着給大家看：「這——就是止血的『海狗油』了！」

「噹！噹！噹！」

我再也不想看什麼戲法了，因為我底心跳得可真厲害呢。我想，如果他再多割兩下，我將會昏過去的。因此，我連忙從人叢中擠了出來，直跑到父親底跟前，抖着嗓子，差些兒就哭了出來地說道：

「爸，我怕……我怕……」

「噹！噹！噹！」

我回過頭去，發現人已散去大半，而那漢子仍還拿着匕首，指手劃腳地喚叫着，大肚皮的女人依舊三下三下地敲着破銅鑼。

「他——他用刀……割割他的腳……」

父親聽了，起初似乎有點莫名其妙，然而，當他把眼睛往那兒望了望之後，他便明白了，用手輕輕地撫摸着我的頭髮，苦笑着把我擁入懷裏。……

陷 阱

M坡雖是個古城，交通却十分發達，來來往往的車子，川流不息，多得簡直難以數計，尤其是那些來得快、去得快的電車，更叫人提心吊胆！

剛從甘榜來的老農人——紅豬伯本來是疲倦得要暈的，如今一看見那些像是發了狂的沒眼「老虎」，精神便不知不覺地給提起來。他小心翼翼地在路旁走着，一對有紅絲的眼睛睜得又圓又大，好奇地在東張西望。他，在甘榜裏曾經聽人家說：大地方的小偷特別多。所以右手始終不會離開皮帶上長方形的皮包；而左手却老按着頭上新買的暗赤色布帽。

「一個青年，必須到大地方去混，才會有『出頭』的日子！」看見那些又可怕又可愛的汽車，紅豬伯就不自主地又想起老鄰居黑狗兄的話來了：『就拿我兒子來說吧，阿虎在城裏住不上兩年，就買了一輛什麼『烏鐵丁』的風車①……』」

①風車——開蓬的小汽車。

想到這裏，他立刻狠狠地往路旁的小溝「咄」地吐了一口口水，心裏很不甘地自言自語着：

「阿虎，他算得了什麼？哼！也不過是個老粗吧了，一字也不認得，那裏能比得上我的文忠呢？至少，他弄到了一張『高中文憑』呀！」

他忽然立住了腳，打從衣袋裏挑出了一包利便烟來，燃了一枝，吐了一口白烟，微微地點點頭，說：

「等着瞧吧！多幾個月，難道我的文忠就沒有風車？文忠呀，你再也用不着拿着鋤頭，在芭裏對天嘆息了！」

不知不覺地，他已來到了W律。找了好一陣，才對着了手中名卡上的門牌。他的心，開始莫明地跳將起來！

舉起手，輕輕地在門上敲了好一陣，門洞裏才出現了一張老太婆的皺臉：

「你是誰？」

「嘿，我叫紅豬，」他連忙給她一個笑臉：「住在……」

「你要找那個？」由那對眼睛可以看出，老太婆並不高興。

「我，我找阿虎。」頓了一會，他覺得這麼說不夠清楚，便急忙加了一句：「他是

阿狗叔的兒子。」

「阿狗叔的兒子——阿虎？這裏沒有這個人！」她說得很肯定。

聽了那話，就像淋了一頭冷水；紅豬伯的心越來越跳得厲害了！他連忙把名卡交給她看，說：

「看看這，你就會明白。」

然而，她把名卡翻了又翻，轉了又轉，却又看不出上面寫些什麼，只好交還給紅豬伯了。

「這人姓林，」他看來似乎很緊張，「身子高大，膚色很黑，滿臉鬍子，倒像個『望加利』（印度人），有一輛『烏鐵丁』的大風車……」

「哦？是他！」她打斷他的話，一對眼睛顯得更凶橫：「是林黑蛇，住在甘榜新望！」

「嘻嘻，你說對了，就是他，就是他！」如今，要找的人已有頭緒，怎不叫他紅豬伯笑裂了嘴！他豎起了一個大姆指，興高彩烈地回答着說：「他曾說過要替我的兒子找一份職業……」

「可惜他已不在這兒了！」她綑着臉說。

「什麼？」又是一桶冷水，把他淋得呆若木鷄。

老太婆把臉一沉，眉頭一皺，說：

「他是個大流氓！昨天下午，到金銀公司去收『看頭鐺』②，已被『暗牌』③捉去了。……」

「真的嗎？」他一怔，心裏却不大相信。

「怎不是真的，連我的孫子也給拉下『水』呢！」顯然地，她是很傷心的，兩眼一眨一眨地眨着，越眨可就越顯得潤溼：「一個月前，我的孫子還在成利雜貨店裏做工呢，那時的生活雖不算好，却也過得很清苦，誰會想到黑蛇那臭雜種會去把他說服，使他無緣無故地辭了職……那當兒，他對我說：他有個好機會，能使他發財、養老婆、買汽車……我却一直被蒙在鼓裏，沒想到，他，他竟和那臭雜種做出下賤的盜賊工作！」

於是，他用手掩住了臉，哭了出來。

紅豬伯這時才用同情的眼光望着她，心兒不自禁地也跟着難過起來。默默地相對了許

②「看頭鐺」——保護費。

③「暗牌」——暗探。

多時辰，他始終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

最後，還是老太婆開腔：

「昨晚上『暗牌』到我家裏來說：他和黑蛇都是無惡不作的私會黨徒，所以要好好的教訓他們一番，直到現在，還被關在『馬打厝』裏呢……」

說罷，便轉過身子，邊哭邊走地去了。

打從那長方形的門洞裏送走了那身材瘦削的老太婆，他紅豬伯才把視線移到地上去，心兒一時緊，一時鬆地，倒也覺不出什麼滋味，手中的名卡，却輕輕地飄落在地上，飄落進小溝裏。……

上了巴士，紅豬伯把手中的利便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往車窗外擲了出去，疲倦地躺在椅背上。

和煦的太陽正透過了雲層，高照在遠處綠色的田野上！

他，把口裏的最後一口烟吐了出來，心裏似乎暢快了些：

「我決意讓我的孩子留在自己的甘榜裏；我情願讓他過得苦一點的生活，也不肯讓他到自己所不熟悉的地方去混！」

蠹材

已經多天沒下雨了。太陽似乎比往日還要熱得多哩，它的光炎射在筆立不動的椰樹上，似乎想把那綠中帶黃的葉子晒個全枯。地上也快要裂了縫，溝兒開始發出陣陣的臭氣。

費老胖子確實無法再在房中忍下去了，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像在膨脹，汗兒却流個不停。他想了一會，索性將背心也脫了，一手拿了紙扇，一手提了籐椅，口裏哼着潮調，大搖大擺地踏出後門，坐在一棵「峇吉利」的樹蔭下，蹣起腳，搖着扇，一忽兒望天，一忽兒看地，倒自覺有無限的興趣。

但是，當他的視線移到自己的屋頂時，不禁驚叫起來：

「水土，怎樣了？啊，你這蠹材……」

原來屋頂上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身材矮小而瘦弱，一手拿着掃筆，一手提着漆桶，曲着脚在那熨熱的「沙厘」屋頂上淚汪汪地站着。那是水土，是兩個月前費老胖子帶來當傭人而不給工資的孤兒！

「費伯，我……我的脚……痛……痛得很呀……嗚……」

「怎麼不下來啊？蠹材，真是蠹材！」

「梯子在屋簷的那頭……」

「就從那邊下好了！」

「那邊的『沙厘』已油好了。」

「該死，該死的蠹材！」

二

「是我叫他做的，因為我看他閒着沒事，而我們的屋頂已多年沒上漆了，如再不上漆的話，新年到了，給人家看了，可真難看極了！所以才叫他上去。哼！誰知他竟是這般的蠹呢？」當費老胖子問起事的根源時，費太太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堆，最後還加了

一句：「真是蠢材，熨得活該！」才似乎熄了她老娘的怒火，攜着兒女們到後邊喫點心去了。

「都是你蠢！」費老胖子再應和一句，便也跟着老婆大人走了。但剛走幾步，像是良心過不去似地，又回過頭來安慰他一句：

「別傷心吧！新年我給你紅包。」

水土自個兒反覆地把「蠢」字想了又想，始終不明白爲甚麼自己老是給人說蠢，自己究竟蠢在那兒？但當他想起紅包時，便也把那疑問擱開一旁——其實他已默認自己確是個蠢材，只是想不出蠢的原因罷了！現在他只想怎樣使自己聰明起來。

「啊，對！我上學去，讀了書可不就聰明起來了嗎？」他忽然興奮地說：「我可用紅包的錢去交學費。」

痛苦頓告消失了。

新年那天，費老胖子真的給他紅包。雖然僅僅兩三塊錢，在他看來，這數目却很可觀。所以他雖然沒有新衣麗服可穿，沒有花掉半分半文，他小小的心靈却是快活地、歡騰地在鞭炮聲中渡過了新年的第一天！

過了兩天的早上，天剛發白，費老胖子一起身，又如往日一般，匆忙地找水土要溫水

洗臉。若是平日，水土早就捧到面前了，只要他隨手將那浸在溫水中的臉巾拿起一展，往臉一抹，那滿是油垢的光臉，就可抹個清白。可恨今日却連影子都沒看見。最後才硬着頭皮，走到那狗窩似的小室前，低頭一看。啊！真個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當場無名火標高三千丈！

「×你媽的，你想造反嗎？你難道不知你老父要趕出門去做工嗎？簡直是個喫狗仔，甚麼都沒準備，獸在這兒幹甚麼？……哦，在哭？你老父虧了你這絕種仔麼？快說！」

水土一看他氣得雙眸發光，倒也害怕幾分，止了哭，慢吞吞地站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一隻巨靈之掌已當頭劈下，把他打得個滿眼金星亂迸。

下午，大兒子阿非買的零食比往日還要來得多，才一會兒就花了上塊錢。這很引起水土的懷疑，便也開始注意起他來。當他看到他挑出一張一塊錢的鈔票讓一個賣「愛士吉林」的小販找時，他便搶上前去，抓住了他的手，搜查他的褲袋，果然又是一張。阿非不禁驚叫起「媽媽」來。

費太太慌忙地奔下樓梯，連聲問道：

「怎麼了，我的寶貝呀，誰欺負了你？」

「水土搶我的錢哩！」

她一聽之下，不分皂白，便狠狠地給了水土熱辣辣的兩巴掌，順手把錢搶回。

「嗚嗚……錢是我的！」水土一邊哭，一邊分辯地說。

「什麼，你是說我兒子偷了你的錢？真個豈有此理！」又是「拍」的一掌。

一向吃慣巴掌的他，遭了這一掌也算不了什麼；反而止了哭，抹抹淚水，指着鈔票

說：

「不信，你看鈔票上有我的名！」

她一看，果然不錯，歪歪的一個「土」字。呆了一會，便對孩子說：

「非兒，這天壽仔冤枉你，說你做賊，打他，用石子打他！」

阿非真個拾起石塊，閉着一隻眼，瞄準用力一擲，水土急用手把頭一抱，「篤」的一聲，手指即刻感到一陣酸痛。阿非看母親臉上顯出得意的微笑，便接二連三地亂擲，打得水土慘叫起來。驀地，他感到、明白到這便是「蠢」！於是衝上前去，把他一把抱住在地上打滾，痛得阿非「哇哇」的大聲痛哭。

費太太見勢不佳，忙趕上樓去，拿了籐鞭下來，往水土身上亂打亂抽，使他哭都哭不出聲來，痛得如萬刀宰割，只得鬆了手……

傍晚，費胖子一踏進門，便爲今日的遲到大發牢騷，一聽費太太把兒子被「污告」的事，加油加醬地向他「控訴」之後，更是火上加油，暴跳如雷，拉着水土，來個「先揍後審」，把他打得呼天不應，入地無門後，才喘着氣地將他「審問」。

「是你給我的錢……早上才不見的，我把它放在箱裏，但沒鎖上……」
「閉口，蠢材！明天一早就給我滾！」

三

夜闌，四周一片寂暗，一切都已在做他們的美夢。只有蚊子，還在「嗯嗯」地對這瘦弱的、爲痛苦纏繞着而無法入睡的孤兒打主意。

他靜靜地在回憶這兩個多月來的生活。同時抱着他的小包袱，在等待着天亮，等待着脫離這魔鬼所設的地獄的時間到來，以便重新做個聰明的人！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阿光

在我底班裏，我最討厭的學生，要算是阿光了！

他，頭髮有如一叢雜草；黑黑的臉，似乎一個月才洗一次，老蒙着一層塵土；衣服既髒又破，看去簡直就是個小流氓！

他各科的成績，都在四十分以下，要叫他突破「四十」這大關，恐怕比上天還難呢！

在上課的時候，他總是躲在翻開的書本後頭打盹！好幾次，我叫他站起來。有時，甚至還鞭他幾下手心。然而，他還是不怕；老在我講書的當兒，打呵欠，想睡！

有一次，我把他叫到辦公室裏來，問他：

「光！難道你每天晚上都去偷雞？」

死的！」

「沒有呵，」他喫了一驚，搖着頭說：「偷人家的東西，我爸爸知道了，會把我打死的！」

「不然，你爲什麼總在上課的時候打呵欠？」

「我是不想這樣做的，可是——」

我真想一掌打過去，但是，我底手並不會動：

「我問你，你每晚幾點睡覺？」

「十點——十一點——十一點半……」

「做什麼？」

「嘿……」他兩眼一眨一眨地眨着，吞吞吐吐地說不出話來：「爸——爸……」

「哼！」我白了他一眼，「在街上逛，做小流氓！」

「……」他低下了頭，一句話也沒有。

「看你這幅流氓相，就知道你不是好東西！」

二

「光！」第一學期將近結束的前一天，我叫他站起來，對他說：「你的成績的確是壞透了，如果這樣下去，你就休想要升入五年級了。所以，我勸你還是報名參加假期補習班的好……」

「爸爸說沒有錢……」

「那麼，就叫你父親來好了，若是真的沒錢，我可以給你讀免費的！」我想：這傢伙一定又在撒謊了，所以才這樣對他說。

「我爸爸不能來——」他皺着眉頭說。

「閉口！」這不是明明在欺騙師長嗎？因此，我發起火來了：「無論如何，下個星期一開始，你一定要來上補習課！否則，下學期你就用不着來上課了。」

「……………」

三

假期補習班開學的那一天，我沒有看見阿光底影子。

第二天，他仍沒來，第三天，第四天……他都不曾來上課。

我問起學生：

「你們有誰知道阿光的家？」

他們都搖搖頭。

「我看見過他，老師。」驀地，有個學生站了起來，說：「早上，我看見他拿着一個籃子在馬路上跑來跑去……」

「坐下！」我聽了，感到很不爽快：「我沒問你這個。」

全班的學生看我不高興，都不敢開口。

「記着，」我用很重的口氣說：「千萬別學阿光這小流氓。」

四

假期裏，禮拜天也不上課的。歛在家裏煞是無聊，於是，騎上腳踏車，想去找一個朋友聊天。

半路上，我遇見了阿光。

他看見我，並沒叫一聲「老師」，給我行個九十度禮；却像一隻出籠的小鹿，提着一個竹籃子，飛一般地避入小巷裏去了。

那當兒，我可生氣極了，心想：這小流氓也着實太沒禮貌了！「開學時，我一定要把他教訓一番！」我自言自語地說。

五

四週的假期，終於過去了。

學生們個個都背着書包，重回學校裏來上課。

上課鐘響過之後，我便踏入教室裏去。

「啊！這小流氓竟還敢來！」當我第一眼落在阿光底桌位上時，我便禁不住對自己這麼說：「一定是他父親迫他來的。」

他一看見我注視着他，便連忙把頭低了下去。

「光！」我對事一向就很認真：「我問你，假期裏爲什麼沒有來上課？」

「嘿……」他站起身來，顫抖着聲音地說：「我爸——爸——不……」

「又要說謊話了，你這東西！」不知怎地，我一聽到他底聲音就討厭：「今天放學時，你可別走，我要跟你去你家裏問個明白！」

六

阿光一路默默不語地帶我來到一間又低又窄的亞答厝。

「老師，這就是我的家了。」他這才開口。

「哦，帶我進去！」我下命令似地說。

那屋子就像個木箱子，分不出那兒是房，那兒是廳，在黑暗的角落處，有一張舊木

床，床上躺着一個中年人。

「爸爸！」阿光走到床邊，叫了一聲。

那人一看見我，連忙掙扎着坐起身來。

「他是我的老師。」阿光看了我一眼，低聲地對父親說。

「哦，是先生，咳咳！」那人年紀似乎並不很大，個子却是瘦得難看——說話時老

喘着氣：「請隨便坐吧！先生。」

我覺得這屋子很不衛生，沒窗子，害得那難以入鼻的「土氣」流不出去。

「陳先生，」坐定之後，我說：「我有點事情想問你。」

「是阿光的事？」他苦笑着問我。

我點點頭。

「唉！這孩子也很可憐，他——三歲時，媽媽，就過了身……咳咳……」

「我知道——」當他不再咳嗽時，我才對他說：「他每晚幾點回家睡覺？」

「不一定，」他說：「不過，最早也不會超過十點……」

「什麼，十點？」天啊！一個十歲的小孩子，每晚最早十點回家，這還成什麼話

呵！

「先生！」他看我覺得奇怪，便連忙給我解釋：「這也不能怪他呀，老實說，叫我讓一個十歲的小孩子去做生意，我也不忍心呵，但是——」他低下了頭，長嘆了一聲：

「唉……」

「做生意？」我即刻想起了假期裏所看到的他——那提着竹籃的小孩子——不知怎地，我底心即刻緊了起來；眼睛不自主地溜了過去，偷看了他一眼，那孩子，還是低着頭，呆呆地立在父親身旁。

「去年底，店裏的頭家說我有肺病，再不能做粗重的工作了；說什麼爲了我的生命着想，不得已才將我……辭退了……」說到這裏，他便咳了起來，有兩顆淚兒，打從他底眼眶裏滾落到嘴邊。他似乎再也沒有勇氣來看我一眼了，只低着頭，按住聲音，說：「先生，你是知道的呀，錢是死的；人是活的，錢用完了，人仍舊還要喫呀！唉，連喫都成問題的當兒，那還能讓孩子去念書呢？」驀地，他抬起頭來，睜圓了眼，說：「但是，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也像我一樣，成爲一個開眼瞎子呀，連個招牌都看不懂！」

「唔。」我微點着頭。

「不得已，我才叫他到叔叔那裏去幫忙，學做點小生意，賺點錢補貼家用和爲他自己繳學費呢。」這當兒，他用手撫摸着呆立着的孩子底小黑頭：「先生，阿光這孩子也

怪可憐的，他一回家，就得去幫叔叔做糕粿，直到晚上七八點才拿去叫賣呢，每晚，我都清楚地聽到他那沙啞的嗓子：「油炸鬼燒——碗糕粿！」不論是好天或是雨天……咳……咳……」

「唉！難怪他成績不好。」我感到內疚，覺得自己很對不起阿光：「他，根本就沒有時間溫習功課嘛。」

「若不是我得了這討厭的肺病，他也就用不着這麼辛苦了。」他說，「先生，我希望你能幫助他，讓他在功課上，有點進步。」

「你放心好了，陳先生。」

七

阿光送我走出家門，便輕聲對我說道：

「老師，我以後一定要好好讀書了。」

「很好。」我按着他肩膀，說：「以後，每天放學，你慢點回家，讓老師好好地來教導你，使你的成績也和其他的同學一樣，好讓你爸爸高興高興！」

「真的？」他似乎有點不相信。

「難道老師還會說謊不成？」我微笑着對他說：「我要走了，回去陪你爸爸吧，好孩子。」

他點點頭，臉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這笑容，使我越看越覺得這孩子可愛！

「老師再見！」

「再見！」



同 情

紅毛嫂抱着出世還不到三個月的嬰兒，哭哭啼啼地來到錢家門口，對着那個又胖又矮、年紀三十開外的婦人，一邊拉涕一邊抹淚地訴起苦來。

「明嬌呀，你是個好心腸的人，請你再幫我一次忙吧！」懷中的嬰孩抓着母親底黑布衣，「嗚哇嗚哇」不停地在啼哭。紅毛嫂連忙掀起衣角，把那白白的乳房按了按，然後拉着塞進他那張開着的小嘴裡去；而那小東西却只吮了兩三口，便淘氣地又大叫起來！她望望正在搖頭的錢明嬌，淚水即刻奪眶而出：「十幾天了，我都沒好好地喫一頓飽，那兒會有奶呢？只是苦了這孩子。……」

錢明嬌是個軟心腸的婦人，一看見這種情景，心兒便不自禁地軟了起來。當下長嘆一口氣，便好心好意地勸紅毛嫂說：

「我看，你還是回娘家去比較好。」

「不，不！我絕不回去，我絕不回去！」誰知，她立刻截斷她底話頭：「我寧願餓死，我寧願去跳海，也不願再去見那些棺材臉！」

「唔，她說得也是——既然是和人私奔的，那當然沒有臉皮再回去了。……」她默然地點點頭，想：「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猶豫片刻，她才說：「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同情你，原諒你的。……」

「不會的，不會的！他們都是沒有同情心的禽獸！」她雙眼閃着憎恨的光，咬牙切齒，嘶聲地嚷叫着：「他們都藐視我，恨透我！早已在報紙上聲明過了——和我脫離親屬關係；難道還要我硬着頭皮回去受侮辱不成？噢，不！不！我寧願一死，也不願再受那些禽獸的氣！」

「唉……」望着她底淚臉，聽着那無辜的嬰兒底啼聲，她錢明燐底心便不自禁地難過起來：「別哭了。先到裏面去喫點東西充充飢再說吧……這孩子準是給餓壞了，不然的話，是不會哭成這個樣子的，讓我沖杯『阿華田』給他喝喝吧！」

紅毛嫂默不作聲地喫着冷飯和鹹魚，一雙有點兒紅腫的眼不時地溜落在錢明嬭底圓臉上，心中有說不盡的感激！

「這孩子可愛極了！」錢明嬭用肥而短的食指不停地輕劃着嬰孩底白臉頰，害得孩子笑裂了嘴，拚力地踢着雙腳！

「可惜他父親……」她停下筷，放下碗，用沉痛的腔調說。眼眶又潤濕了。

「我——」錢明嬭忽有所感觸地低下頭，收斂了笑容，撫摸着孩子底頭臉，傷感地說：「我却沒有半個子女。……」

紅毛嫂聽了，本想開口安慰她幾句，不想門口却出現了個高個子的中年漢。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裝，腋下還挾着一個公事包。兩隻發光的鼠眼很靈活地射落在紅毛嫂底身上；打量了一陣，似乎不大高興地瞅了錢明嬭一眼，冷冰冰地問她一聲：

「她是誰？」

「後面矮屋子的紅毛嫂。」

「哦！被囉喱車撞斃的三輪車夫——紅毛底老婆？」濃眉一聳，尖着闊而厚的嘴唇，他問。

她窺視紅毛嫂一眼之後，點點頭，低聲地說：

「唔！天公可真沒眼睛，讓這麼一個十八九歲的女人去守一輩子寡。」

紅毛嫂連忙把視線移到自己底腳跟上，默忍着刀割般的創痛，一連地嚥下好幾口水。

「守寡？哈！」他怪聲怪氣地哼了一聲，頭也不回地便進了房。

「那是我底男人，」她壓低着嗓子，對小寡婦說，「他生性有點兒怪——最討厭女人！」

(三)

錢明燐經過兩天的考慮，終於決定把那無依的小寡婦收留下來當個女傭人，好幫助自己料理家務。起初，她丈夫很表反對，然而又經不起妻子再三的苦勸，最後只好勉強地答應了她。

隔日，紅毛嫂便抱着嬰兒，提着小包袱，上工來了。她，覺得錢明燐給她的幫助着實太多了，爲了報答她的恩惠，她像頭牛地苦幹起來。家裏的事，差不多都是由她一人做的，而且都使主人感到萬分的滿意。不過，女主人見她過於操勞，反而過意不去，屢次三番地勸她保重身體，她總不肯聽從。至於錢明，他也漸漸地改變對她的態度——由輕視、冷淡轉爲親切、關懷！每當他打從公司裏回來的當兒，他總少不了要和她聊幾句天哩！

「你近來胖得多了！」

紅毛嫂正在餵孩子吮乳，抬頭一看，正是他！連忙把頭低下，却覺得臉頰上一陣熱辣。

「臉色也好看了些。」他底眼球不停地在打轉。

她連忙把嬰兒抱開，將黑衣放下，蓋住了身上那團白肉。誰知，那小東西却放聲哭將起來。

「他還沒吮夠呢！」他走上前去，蹲在她底身前，笑眯了眼，口裏的金牙却在她底眼前閃閃發光。

嬰兒越哭越大聲了，紅毛嫂心裏明白，除了乳汁以外，他是不會止住哭的！只好再

將衣角掀起。

他，眼睛一亮，嚥下一口口水，呆了半響，才紅着臉孔，口吃地問她：

「你，你叫什麼名字呀？紅毛嫂。」

她覺得萬分的窘迫，臉孔紅得像粒熟透的蘋果；心，却跳得很急促：

「素蘭。」

聲音很低，但，錢明却聽得一清二楚，口裏還不住地念着：

「你媽真會命名！」

「……………」

四

「明嬌，明嬌……」紅毛嫂慌慌張張地奔出房，來到女主人底身前，緊緊地握着她底手，好像有許多話要說，却說不出口，「阿」了好久，才說一句：「孩子——病——病倒了！」

「什麼？病了？」睜圓雙眼，她胖臉頓時一緊。

紅毛嫂一手拉着她來到牀邊，她心急地伸出右手，在嬰兒底額上一按，喫了一驚：

「哎唷！熱得很哪。快，快去看看醫生……」

「……」她低着頭，只狠命地搓着雙手。

「哦，要錢？」她一看，即刻從衣袋裏摸出一小疊的鈔票來，用大拇指在舌頭上沾了一下，便一五一十地數將起來。數完之後，便將錢塞進紅毛嫂底手心裏去，說：「拿去，二十一元，我想夠用的。」

說罷，便匆匆地跑出門，喚來了一輛三輪車，然後把抱着嬰孩的紅毛嫂推上車去：

「放心去吧，午飯我自己會來。……」

車子踏出紅土路的當兒，錢明剛好迎面而來，他舉起手，止住車子，喚道：

「素蘭，去那兒呀？……孩子怎麼啦？」

「孩子病了。」她滿臉憂鬱地說。

「唔，唔——要去藥房吧，好！我和你一道去。……」

沒等她開口，他已跳上車子，擠坐在她底身旁，把手一揮，車夫便把車子踏走了。

醫生替孩子診完病。告訴他們說，那只是小病而已，不必憂慮，只要準時地服兩三大藥便沒事了。

兩人聽了，才大大地透了一口悶氣。

接過藥粉藥水，錢明很慷慨地將一張青虎連同一張紅虎的鈔票，交給配藥師。然後和紅毛嫂步出藥房。

「謝謝你，明叔！」上了三輪車，她說。

「沒沒什麼……」他也跟着上車，又是擠坐在她底身旁，並且將一隻手按在她底背上；她似乎有點畏怯地縮在一邊。心，又在忐忑地跳動了！車子離開藥房不遠，他才回過臉來，瞪着她，並用親切的口吻，低聲地喚她：

「素蘭……」

她一怔，眸子偷偷地溜過去，像觸電似地，又很迅速地移落在嬰兒底白臉上；心，越跳越急了！

「我，我，你——」他穿着着十指，緊緊地捏住，良久才說出一句：「小心看顧孩子。」

「唔。」像塊石頭打從她底心中掉出來，她鬆了一口氣地應他一聲。不過，她仍清楚地感覺出，自己底手臂正在他底胸口上猛撞着，而她底腰背上，却被一隻結實的手臂所按住。……

「車子真窄。」他轉過頭來窺她一眼，金牙又在陽光下閃閃地發着光。……

五

房門外的鐘，「咚咚咚」地連響了十聲。

紅毛嫂却還在床上輾轉反側，始終不能成眠。失神的眼，不時地溜到桌上去——那兒擺着幾個黃色的藥水瓶，在暗淡的煤油燈光下，閃出幾道反光，看去倒像錢明底一口金牙！

在她底腦海中，一張又一張的臉孔，走馬燈似地出現了又消失；消失了又重現。——家人無情的冷眼、丈夫破碎的頭顱、女主人胖圓的白臉、還有那閃閃發光的金牙……家人底眼、丈夫底頭、胖圓的臉、發光的金牙……

「噢！」她忽然一翻身地坐將起來，臉上籠罩着一層恐懼，兩顆豆大的淚珠竟直滾到她嘴邊；心，却猛烈地撞着她底胸脯。……

「篤篤篤……」有人在輕敲着房門。

她一愕，提起精神地聽了一會，才問：

「誰？」

「我——」

「……」

「我有話和你說。」

「明嬾呢？」

「她，她，嘿，她——在房裏。」

「……」

半晌。門才「呀」地打開；在半明半昧的燈光下，即刻閃出幾顆發光的金牙：

「我，我想看看——孩子。」

「他睡着了。」她帶他到床邊。

「唔。」他毫無表情地望她一陣，突然伸出手去，抓住了她嫩滑的上臂；另一隻手很迅速地按在她底背上。

「明，明叔！」她大喫一驚，想掙脫他底雙手。

「素蘭。」聲音在抖動：「你別怕……」

她一連地退後好幾步，但他並不放鬆地跨上前去，胸口終於壓在她底酥胸上：

「她愛你底孩子，而我——素蘭，我是多麼的不幸呀，她，十幾年來還不曾生下……我受不了了，素蘭，我——我滿耳裏都是人們嘲笑的聲音，像無數的箭，射穿了我底心房……」

「請你放開我吧，明叔！我透不過氣了。」一隻發冷的手在她底肉背上撫摸着，另一隻却緊而有力地摟住她：「明嬭見了……」

「她回娘家去了。——是我叫她回去的。」他熱辣辣的臉頰壓在她底冷臉上。他，輕喘着氣，又悲又喜地說：「我不再討厭女人了。」

「不，不，你不能……」

六

錢明嬭打從娘家回來，一進門，便緊緊地握着紅毛嫂底手，高興而又得意地笑起來。

「昨天，我母親帶我到『九皇爺』廟裏去燒香，結果抽了一支好籤呢！」她把聲音按低了些：「嘻嘻，我告訴你，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神說，我明年就會生麟兒的。」

「哦——」她只好勉強地笑一笑：「恭喜你了。……」

「要是我男人知道了，不知該多高興哪！」她扮了個鬼臉給紅毛嫂看，然而紅毛嫂仍毫無喜色：「嘿，你你底臉色很不好呀，我看一定是病了。」她伸出手，在紅毛嫂底額上摸了一陣：「嘿……」

「我沒病。」紅毛嫂緊捏着衣角，眼裏却閃着淚光。……

「唉！又不是孩子！」她洶氣地嗽一嗽嘴，像個仁慈的老太婆，拉拉扶扶地將紅毛嫂推進房裏：「休息些時候吧！飯我自個兒會來，今天，我還打算燉一隻鷄呢——我男人最愛喫燉鷄。」

望着她臃腫的背影擺進了廚房，紅毛嫂眼眶便又紅了起來。……

三個人三角形地圍坐在圓桌邊，默默地喫着飯。那隻燉鷄仍然完整地擺在他們底眼前。

「紅毛嫂，你——」錢明嬌越看越覺得她底臉色不好，忍不住地對她說：「你一定是病了，我看還是給醫生看看比較妥當。」

她臉色蒼白，眼睛不定地溜着，唇兒抖了老半天，喉嚨却哽住了。

「休息一兩天自然會好的。」錢明似乎很不高興，停下筷，正色地說。

「哼！難怪人家要說『男人都是自私的傢伙』了！」她狠狠地白了丈夫一眼，噉起嘴，好不神氣地頂他一句：「將來，我們底婦女會成立了，看你還敢欺負我們嗎？」

「哼！討厭！」他立起身，忿然地走開了。

她眼巴巴地望着他底背影離去，手指不住地捏着自己底嘴唇。

紅毛嫂看在眼裏，心裏如萬蟻在爬動着——一股憎恨的怒火，在她底胸臆中慢慢地燃將起來。……

七

夜闌。

錢明躡手躡脚地來到紅毛嫂底房門口，用手輕輕地把門一推，門却已上了門。他只好低下頭，朝鑰匙洞裏窺視一會，却不見什麼——裏面是烏黑的一片——便輕輕地在門板上敲了幾下。然而，沒有動靜。

「素蘭。」

「……………」

「開門呀，你怎不應我呢？」

「……」

「素蘭！」

「請別再來打擾我好嗎？」是低而沉、沉而哀的嗓子。

「我有話要和你商量。」

「這樣說好了，反正明嬾不在家。」

「她——唉！請相信我吧，相信我——素蘭，我已考慮過了，再三地考慮過了，我

覺得我應該……」

「應該怎樣？」

「和她離婚！」

「什麼？你說什麼？」

「我已決定了——和那不會生孩子的肥婆離婚！」

「不，不！你千萬別這麼做，明叔！」

「但，這是不得已的事呀，我，我——已愛上——你了！」

「但是——我，我並不愛你！難道你真個是個專愛折磨女人的……」

「別忘了，你肚裏的——那塊肉！」

「……………我，我已決意將它打掉……………」

「不行！那一半是屬於我的，那一半是屬於我的呀！你別讓我受良心的責備好嗎？」

「明嬭是個可憐的人，她比我還要可憐呢……………她，待我有如親生的父母，我還沒來得及報答她，便做了對不起她的事，難道說，我良心上就過得去嗎？不！我絕不能一錯再錯！」

「但是，我不能失去你呀，素蘭……………」

「明嬭也不能沒有你！如果你拋棄了她，豈不就像我丈夫拋下我一樣？——失去丈夫的苦我已嘗過了，無論如何，也不願讓一個仁慈而無辜的人去代我受苦受難！」

「素蘭。你——」

「請你死了這條心吧，明叔！我寧願終生痛苦也不會聽信你底話的。我有一雙手，我能靠自己底氣力去幹活，我為什麼要去破壞他人的幸福呢？何況，我底年紀還輕，在走頭無路的當兒，我可以去嫁人！世界上有那麼多的單身漢，難道真個沒有一個愛上我而有足夠的能力養活我的嗎？即使他是世界上最醜惡的男人，我也會心甘情願地下嫁給

他的！」

「……………」

八

錢明一起身，便跑到紅毛嫂底房門口來，滿想再勸她一陣。沒想房門却已開着了！「素蘭！」他把牀上的被掀開一看，並沒她底影子，只安躺着一個睡熟了的嬰孩。定眼一看，才發現有條紅紙條放在他底身旁。

上寫着「送給錢明嬌」五個大字。

「啊！她走啦，她走啦！」他若有所失地呆了好一會，終於放聲叫將起來。

他一把抱起牀上的嬰孩，跨大腳步，奔出門去。不想，才踏出門限，却和一個矮胖的婦人碰個正着！

「是你？」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他底妻子：「看你這張臉，準是中了邪！」

「你怎麼這般早就回來呢？」他微喘着氣，沒好聲氣地問：「你不是答應過我，等明天下午才回的嗎？」

「嘿，嘿……」誰知，她眼眶裏竟噙滿了淚水：「昨天，我母親帶我去拜三太子，神說，我今世——休休想養——孩子了……嗚嗚……」

「哭什麼呀。你父還沒死哪！」他又氣又急地把嬰兒推到她底胸前，高聲地嚷叫着：「最好你還是只拜九皇爺！」

「哦，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她莫名其妙地抱着孩子，怔了怔：「他母親呢？」

「她走啦！」像頭發怒的野牛在嗥叫！

「這孩子……？」她抹一抹淚。

「送——給——你！」

他不耐煩地說一句，便狂奔出門去了！

「送給我？」她似乎不相信自己底耳朵，反複地說了好幾次；淚，竟奪眶而出。

鴻溝

如果你問我：「世界上有沒有神？」
我將毫不猶豫地回答你：「對這，我一點興趣也沒有！」

「我希望你依皈伊斯蘭^①。在幽靜的河畔，我和女同事惹娜並肩地踱着步，遠望着閃着銀光的河面，讓溫暖的和風輕輕地撲在我們底臉上。我正想開口讚美這條美麗的河流，沒想她却先打破了沉默，對我說。

「……」我出奇地望她一眼，很是爲難。我似乎不能不回答她底問題，可是，我應當如何回答她好呢？說我討厭「割禮」？哈，那簡直是對她而發的一種恥辱。說我認爲信神是多餘的？哦，那簡直是在諷譏世上所有的教徒！這樣，不但不能使她滿意，反

① 伊斯蘭——即回教。

而會引起她對我的憎恨和藐視呢！

「難道說，你已信了別的神？」她一對靈活的大眼睛，像河水的銀光，一閃閃地射在我底臉上；兩道彎彎的黑眉已經拉成一條直線。

我連忙搖搖頭，並且把鼻樑上的近視眼鏡往上一推一按，說：

「小時候，我曾深信天上有兩個了不起的神仙，那就是玉皇大帝和觀音娘娘。但是，當我母親服下他們底神符而離去世間的當兒，我對他們的信心也就動搖起來了；……直到如今，我進了寺廟，無論我父親如何地勸我迫我，我始終都不肯燒香點燭哩！」

「哦，」風輕輕地吹動她頭上的白紗巾，飄動她薄薄的白上衣和那條黃底的花紗籠，她沉默了好半晌，才轉過頭來問我：「那你一定以為阿拉（上帝）也沒能力保佑你了，是嗎？」

「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對她苦笑一陣，然後用肯定的語氣回答她。

「你不相信我？」她很失望地低下頭，兩隻手緊緊地互相捏着。

「不！不！我非常信任你，惹敏娜！」我握着她底手，很誠懇地說：「雖然只有短短的六七個月時間，然而，我確已深刻地了解你底內心和個性。我知道你對我是一片的真誠，只是——對於信教，我非徵求父親的同意不可。……」除了這麼說，我着實無

法打破目前的窘境。

她聽了，才大大地透了一口氣，臉上罩着的憂鬱也頓時消失了，潤濕的嘴唇對我微笑地一笑：「我希望你父親不干涉你信教的自由。」

「我也這麼地希望着！」不知怎地，我處處都想讓她心悅神愉。即使是我沒說的，有時我也勉強地說出口，等到說了，才覺得後悔！

二

靠在木床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後發痴地瞪着手上的烟斗，腦海裏即刻浮現出一幕幕的往事來。……

那是今年初開學第二天的事了。那時，我從S坡搭火車趕到CW小學來任教。校長向我表示歡迎之後，便把課程表給我，我簡畧地看了一遍，即刻吃了一驚！

「校長，五年級的國語（馬來文）我恐怕不能勝任吧！」我指着課程表，微笑着向他提出意見。

「唉！林先生，請你遷就一點吧。華校的國語節數增加難道你不知道嗎？……而

我們底學校裏的國文老師却又不夠分配……」他一臉的苦臉，很和氣地給我解釋：「我想，除了你們日間師訓畢業生外，誰也沒法呀！」

「但是，你得知道，去年的國文初級文憑考試，我的的確確是『名落孫山』哩。」我皺着眉頭地說。

「這點我已請教過教育局，他們給我的答案是：不要緊。所以，我看你還是別推却的好。」

經他這麼一說，我可啞口無言了。爲了第一個印象，我只好唯唯諾諾地離開校長室。

走進辦公室，我找了好一陣，才找着自己的座位。當時我坐下身子，打算歇息一會才回宿舍去整理行李和傢具。看看鄰桌上安放着一份「每日新聞」（巫文報），便順手拿過來翻閱。當我看得入神的當兒，耳邊忽然響起了一個清脆的聲音：

「英仄（先生）！」

我放下報紙一看，不禁一怔。啊，竟是個年紀十八九歲的馬來少女筆直地站在我底身旁。她，上身穿着一件淡黃的長衫，下面却是一條鮮色的大花圖案의紗籠，身材煞是窈窕，一對靈活的大眼睛，使人不敢正視。她看我有點兒喫驚，連忙給我微微地一

笑。

「什麼事呀？」我有點口吃地用馬來話問她，並且還強裝出一個笑臉來。

「報紙看完了嗎？」她指着我手上的「每日新聞」。

「哦，對不起，我不知道是你的。」我連忙把報紙交給她。

「看完了？」看來她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臉上紅了一陣：「我只是問問而已。」

「不！我可以看華文報，謝謝你。」我有些機械似地一連點了好幾個頭，坦然地

說。

「哦。」她坐在我身旁的籐椅上，並沒閱報：「你是剛從外地來的教員？」

「唔，剛從坡來的。你呢？」我終於提起勇氣，反問她一聲。

「我住在本地，離這兒不遠的一個甘榜裡。……」

這當兒，我底雙眼才集中在她豐滿而結實的軀體上，那微黑的胴體正十足地表現出馬來鄉村女性所具有的健美。

「你——就是——惹敏娜？」

她喫了一驚，呆了半晌，隨後却抿着那張有點兒潤濕的唇兒對我笑了笑：「唔。你怎麼知道的呀？」

「哪！」我只微微地一笑，將手一指她桌角上貼着的老師名卡給她看。這下，她可笑出聲來了。

「你有教五年級巫文嗎？」我忽然收斂笑臉，問。

「有，只有兩班。其他三班可就不是我教的了！」

「那再好也不過了。」我感到十分的高興，「以後希望你能多多地幫幫忙，指教指教！」

「哦！你也教五年級巫文？」她似乎有點兒不相信地問我一句，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她却已擅自地笑將起來：「你的馬來語講得真好呵！」

×

×

×

由於所教的年級科目相同，所以我們之間接觸的機會也就愈來愈多了。接觸的時日一多，我便漸漸地窺出了她底個性。我不願在這兒歌頌她內心的純潔，讚頌她心地的善良。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她那種爽直而又大方的舉止，我却是萬分的喜愛！

日子很快地溜將過去，不知不覺地「禁食節」又到了！

誰都知道，回教徒在「禁食節」的禁食時間內（白天）是不准喫喝的。不喫不喝，這對於一些比較有錢而又是當「頭家」的回教徒來說可就無所謂了，然而，對於一般靠

體力來謀生的勞動階級來說，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試想：一個人，在十二小時內不喫不喝（就連口水也不許吞進一口）而又須靠力氣去幹活，那豈不是一件喫力的苦差事嗎？——碼頭工人如此，割膠工人如此，三輪車夫如此，教書的也還不是如此？（你可別說，教書是件輕鬆不過的事，倘若叫你幹上幾個月，你便會嘗出當中的滋味！）

因此，一股同情的火焰開始在我底心臆中燃燒起來！每當我看見她垂頭喪氣，沒精打彩地走出課室對我苦苦地笑着時，我底心，着實很難熬受下去。

「惹敏娜，我看你還是別再折磨你自己好嗎？」我已不是第一次這樣地對她說了：「把一些課讓我上吧！」

「不，」然而，她還是倔強地回我一句；「不要緊的。」

「看看你底臉色吧！唉——白得像塊——肥皂！」

她却笑紅了雙頰。

「這樣吧，你既然不願我代你受太多的苦，那麼好，你就把五年級的課讓我，至於六年級的課，那你自己去上好了！」我看她又收斂了笑容，知道話又是白說的了。

誰知她却霍地抬起頭，並且用那微冷的手握住我底掌心：

「好，就這樣！不過，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條件？」我真想不到，替人做事還要先談條件。

「唔——」她一對靈活的大黑眼這回可觸上了我底視線：「唔，除非你答應在開齋節那天到我家裏去。」

「這個——」我感到爲難的是怕不懂得她們的禮節，深恐到時觸犯了雙方都不好過。

「不去就是看不起我們！」她立刻板起臉孔，呶尖嘴巴，用很沉重的語氣對我說。

「我是說——」人急計生，我連忙改口說：「我不知你家在什麼地方呀！」

「好，我告訴你！」她一把拉我到辦公室，抽出筆，便在白紙上畫起「地圖」來了。……

拿着她畫的「地圖」，帶着剛從百貨公司裏買來的白紗頭巾，我有點緊張地踏進了甘榜P.P。

「仄林！」

「啊！是你！」

我正被那張地圖困住的當兒，她竟出現了，穿着一件淡黃的上衣，圍着一條綠底紅花的紗籠，在我底眼前出現了！我心裏該是多麼的高興呵。然而，我却沉着氣地吐出一句：

「祝你開齋快樂！」並且將禮物呈上。

「你沒來過這兒吧？」——難怪要畏畏縮縮了。」她接過我底物禮，便領我到她家裏去。

脫了鞋，我進入了她底家門。她母親正在廚房裏做菜，被她拉了出來和我見面，便敷衍地和我打個招呼，回身又下去了。

「我媽——」她似乎很不高興。

「她很忙嘛。」我不想使她母女失和，所以連忙打斷她底話。

「這個送給你。」她不知打從那兒拿來了一枝雕刻得很精緻的烟斗，交給我，微笑着說。

「……」我却用猶豫的眼光瞪住她。

「這是我父親遺留下來的，反正放着沒用，你還是收下吧。」她很誠懇地把烟斗塞進我底手心裏，「以後，你就把香烟插在烟斗上抽吧，我想，那一定很有趣！」

我立刻「噗嗤」地笑出口，望了她好一陣，終於把烟斗收了下來。

這當兒，她母親已捧着一盤咖哩鷄走上客廳：

「娜，請你告訴這位先生，等一會兒——默哈末來了才一起喫吧。」

「那更好。」我沒等惹敏娜開口，便自作聰明地直接回答她母親：「多些人比較熱鬧。」

誰知，惹敏娜臉上的笑容即刻消失了！

「啊！你看，他來了！他來了！」驀地，她母親提高嗓子嚷叫起來。

我不自禁地把視線移到門口，那兒已站着一個馬來青年了。他，一頭捲曲的飛機頭，披着一件又寬又闊的夏威夷恤衫；褲子竟把他那瘦長的腿，完全顯露出來。我連忙和他打個招呼，可是他却連睬都沒睬我，口裏只在咕咕嚕嚕地說：

「噢！『烏狼支那』（中國人）。……」

我一聽，立刻感到憤恨填胸，本想頂他幾句，然而回心一想，那又何必！他既然如此無禮，走好了，何必自添麻煩！當下回過頭，對惹敏娜說：

「我要走了，因為……」

她沒等我說完便對我點點頭，並愁眉苦臉地送我出門。

「請你原諒吧——」當我在穿鞋子的當兒，她却呆立在我底跟前，低聲地對我說：「連我自己也沒想到今天會這麼使你難堪，失望！……媽很喜歡這傢伙，因為他家裏有錢有勢……」

「不要緊的，你底烟斗已使我感到無限的快慰了。」
她聽了，勉強地一笑，眼眶却紅了起來。……

三

週末，我特地搭火車趕回家去。當我踏進家門的當兒，第一眼便看見頭髮斑白的父親正在香案前禱拜，他將一束燃着的香小心翼翼地插在「大伯公」的香爐裏，然後拍拍雙手，回轉過身來。

「爸！」

「哦，你回來了？」他似有點兒驚奇，連忙把那副老花眼睛拿將下來：「你不是說要等八月的假期才回來的嗎？」

「是的。」我不敢正視他：「不過——」

「不過什麼？」他冷冷地瞅我一眼：「要錢？哼！」

「不是的。」我急忙辯正道。

「那又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呀？」他打從袋裏挑出一枝廉價烟來，含在薄薄的唇裏，

睜一睜發倦的眼，說：「我最討厭人家說話不夠爽快！」

「我們底校裏有位女的馬來教員……」我猛地壯起胆來。

「教你讀馬來文？」他半斜着頭，吐出一口白烟圈。

「是的，她免費給我補習，而且還指導我如何去考初級文憑。」

「哦。」他又噴出另一口烟。

「近來，她要我，要我——」

「要你學跳『郎迎舞』？」

「不是，是勸我信奉回教！」

「什麼？」他觸電似地，喝了一聲：「回教？」

我微微地點一點頭，無論如何也沒勇氣看他一眼。心却緊張地在跳動。……

「……那你，你……」他口張了老半天，最後才問出一句：「你想不想？」

「……」

「看你這模樣，準是中了她底『降頭』（巫術）！」他繃緊臉孔，咬住牙根，指着我厲聲地問：「你說，你到底想不想？」

「當初我並不想，」我覺得，既然來了，就只得硬着頭皮把話說了：「可是，同心

一想，信回教和不信回教對我又有什麼關係呢？何況，她——」

「她，她，她！」「拍！」他竟狠狠地賞我一掌！目眦欲裂地瞪着我：「哼，沒關係！你想想看吧，我會讓我底兒子去『入番』嗎？」

「……………」我按着開始發熱的臉頰，不作聲地踏進書房裏去；並且狠力地將門扇關上！

「唉，我為何要自討苦喫呢？」躺在安樂椅上，我想：「反正世上有沒有神對我也沒關係呵！既然他不允許我皈依伊斯蘭，那就算了。……………」我微微地一轉身，隨着將腳上的懶人鞋震脫：「可是，她爲什麼要勸我入教呢？」這的確是值得動腦筋的問題，於是我閉上雙眼：「難道，她——她，啊！對了！難道她對我有意思？」

四

「惹敏娜，你能告訴我嗎？」我緊緊地握着她底手，凝視着她那甜美的臉兒，輕聲地問：「你爲什麼要勸我入伊斯蘭？」

她雙眼遙望着河面上的帆影，並不同答我底問題。和風，輕輕吹動着她頭上的白紗

巾。半晌，她才轉過頭來，用那對靈活的眸子偷偷地看我一眼：

「因爲……」

「因爲什麼呀？」我失聲地問。

她索性把頭低下，臉頰上隨着泛起一層淡淡的紅暈。

「如果，我不依皈回教，你……」

「什麼？」她似乎喫了一驚：「你是說——」

「我父親是個佛教徒，並且還是S坡佛教學會的副主席，你想他會贊成我入回教嗎？」

「你問過他沒有？」她有點緊張地瞪住我，問。

「有。」

「他怎麼說？」她底嗓子有些抖動。

「他——」我把頭低下。

「難道你連信教的自由都沒有嗎？」她握着我的手鬆了，眼角邊也有些兒潤濕了！

「我實在沒有辦法呀，惹敏娜！」我不得不將我底苦衷說出來，「我會再三地懇求過他，然而他始終都是一句話：『不行！』還說，如果我違反了他的意思，他將公開宣

佈，和我脫離父子關係！」

「哦……」她失望極了！眼裏嘴角都充份地表露出她心中的憂鬱，然而她偏偏裝出一幅不自然的笑臉來給我看：「我明白你，以後我將不再爲難你了！——其實，你信不信『阿拉』是沒關係的。」

「……」我很感到內疚。

「我們回去吧！仄林。」

五

這天，我才踏進辦公室，便給校長喚住了。

「有什麼事嗎？校長。」

「坐下，坐下。」他和善地對我一笑，指一指面前的椅子，說：「今天，因爲仄古惹敏娜來函請三天假……」

「什麼事？」我失聲地問出口。

「信上只說有事，並沒詳細說明什麼事。」他笑着將她寄來的請假書推在我底面

前，但，我對他表示，我並不想看，他這才繼續說下去：「我想請你幫點忙……」

「好的，說罷，校長。」

「請你代她上幾節課。」

「唔。」我接過代課表，站起身子，若有所失地走出辦公室，沒精打彩地踏進六年第一班。……

好容易才上完最後一節課。回到宿舍，像消防隊員聽見火警一樣，我迅速地換上一套衣服。坐上三輪車子，便趕向她家去了。

過了一座椰木橋，我便隱隱約約地聽見甘榜裏傳來「乒乒八八」的馬來鼓樂聲了。那些鼓聲，就像無數的皮鞭，鞭在我不安的心上！一種莫名的憂鬱，緊緊地罩住我底心頭。……

「英仄，你可是來參加他們的結婚宴會的？」三輪車夫喘着氣地問我。

「誰結婚呀？」我睜圓眼睛盯着他。雙手却已冷了半截。

「『彭古魯』①的兒子。」

「彭古魯的兒子」

「唔，默哈末。」

「是他？」我底心一震，腦海中即刻浮現出在惹敏娜家裏見過的那個飛仔來：「新娘是誰？」

「在支那學校教書的仄古惹敏娜。」

「惹敏娜？」像個晴天霹靂，我差點兒就昏了過去；全身的血液似乎已經停止了循環。……

「英仄，在那兒下車呀？」

「丹戎②！」

「丹——戎？」他有些莫明其妙：「別開玩笑吧！」

我連忙挑出一張一元的鈔票，交給他：

「丹戎！快！」

他這才笑裂了嘴，把車子轉了個大弧，然後飛一般地將車子踏走。……

×

×

×

彩霞正映照著蓋着雲朵的青山，河風正輕輕地吻著慢流的河水，一片片的黃葉，寂寂飄進了殷紅的河裏，隨著微波，漸漸地遠去，遠去。……

我呆呆地痴望着天的盡頭，眼眶裏已噙滿了淚水，眼前那輪漲紅的夕陽，在我底眼

珠裏漸漸地化開了，化開了。……

啊！那不是惹敏娜醉人的臉頰嗎？

「惹敏娜，惹敏娜！……」

我發狂地朝前衝去，拚命地喚着，叫着！

「煞」地一聲響，幾大滴冷冷的水花濺噴在我燙熱的臉上，我禁不住打個寒噤，定神一看！前面竟橫着一條寬闊的河流。……

① 彭古魯——村長。

② 丹戎——海邊。

錶

牆壁上的掛鐘，「叮叮噹噹」地響了十聲。我打了個呵欠，正想上牀睡覺，不想哥哥也回來了。

「嘿！」他一看見我，便把我拉住。

「什麼事呀？」我感到奇怪地問。

「這個——」他把嗓子按得很低（大概是怕被母親聽見吧，）看了看四周，見沒有人，便把手上的錶拉了下來，交給我：「賣給我吧！」

「賣給我？」我有點莫名其妙。

「唔。」他點點頭，說：「不然，就算是送給你好了，不過——你得給我十五塊！」

我看看那錶，竟是新的——打從錶行裏出來，最多也不會超過十天——至少也值得四十塊錢哩，於是我問他道：「嘿，這個錶你什麼時候買的——」

「這個你可別問！」他有點不耐煩地說：「你說，要，或是不要？」

「當然要！」於是，我把錶戴上，我感到很滿意：「這錶真不錯，我正缺少一個錶。」

「好，拿十五塊來！」

他拿了錢，便匆匆地出去了。

我帶着錶，去問母親：

「媽！哥哥這個錶是什麼時候買的？」

「前天。」她看了好一會，才說：「那天在××公所裏賭『天狗』，贏了上百扣才買的。」

「哦！」我忽然恍然大悟起來：「那麼，他今天準是賭輸了！不然的話，他——」

「他把錶賣給你了？」她皺着眉頭，問道。

我點點頭。

「多少？」

「十五。」

「唉！」她歎了一口氣，停了好一會，才開口說：「也好，這錶早晚也不是他

的！」

「……………」

「他，今年已二十多歲了，要是有福氣的，早都已做『爸爸』了，可是——」她滿懷憂傷地說：「他却連想都不會想一想……………」

「我真不明白，至少他也該知道，他父親是怎樣死的——就是太愛賭了！錢輸完（連厝也賣了）還不打緊，只是——唉！連命也給送了……………」

想起了父親那又瘦又黃的慈藹的臉孔，我底心便不自禁地酸了起來。但是，我對媽媽說：「睡吧！時候不早了。」

她愁容滿面地上了床。但是，我知道，她從來就不會這麼早就睡的，她一向都是等到家裏最後一人歸來之後，才能安眠——而一向最遲歸來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底哥哥！我默默地躺在牀上，桌上的煤油燈射來一線光芒，照耀着我手上的新錶，銀光閃閃地，更吸引着我最底注意力。……………」

已經兩年了，我想買個錶；可是總買不成——因為我的確太窮了，買不起。而現在呢，這小小的願望總算是實現了！我本該因此而愉快才是呀，但，不知怎地，我却感到異常的煩悶。我底腦海，浮現着我父親的往事，也憂慮着我哥哥的將來。……………」

對着錶，我不自禁地長歎了一聲：

「唉……」



（一九五九年）

新衣

破舊而低矮的門檻裏，驀地，跳出了一個年約五歲的黑孩子來。

他，身上穿着一件淡紅色的綿質寒衣，長長的袖子把他底手裹在裏頭，闊闊的衣身直蓋到他底黑色的短褲上來。然而，他還是不停地把衣角往下拉。……

他走到一羣孩子的面前，微笑地望着他們，並且還把一隻骯髒的食指伸進口裏去咬。

孩子們見了，都把手上的「撲克」牌放下，好奇地瞪着他，然而，過了一會，他們便又把地上的「撲克」牌拾了起來。

他似乎覺得沒趣，於是咬着食指，走開了。……

他鑽進牀底下去，把父親留下的那雙又破又髒的白布鞋拿了出來，穿在腳上；可是，太鬆了，老是要掉出來，真討厭！

像在想什麼似地，他呆坐了好些時候，終於爬上桌去，把桌上的紙袋拿了兩個下

來，用「鹹草」把它緊緊地綁在腳上，然後再把白布鞋套了上去。

自己打量了一陣之後，他笑了，他高興地笑了！隨手又把衣角拉下了些，現在，差不多連褲子都看不見了，然而，他還要往下拉，往下拉……

好不容易他才走到門口——因為他得小心地走，才不使鞋子脫掉——索性坐在門限上，對着那些還在玩「撲克」的孩子們說：

「喂！你們看——我有新衣，我有鞋子，還有襪子……」

孩子們回過頭來看看，都裝了個鬼臉給他看：

「啊——像個鬼！」

「你們才像鬼！」他似乎很不服氣，「像賭博鬼！」

孩子羣響中立刻有一個站起身來，兇狠狠地握着拳頭走過來。

「媽——呀！」他害怕了，連忙高聲地喚道：「他——」

媽媽打從廚房走出來：

「什麼事？」

「他——他——」話還沒說出口，孩子們早已跑掉了。

「哎呀！」媽媽來到身旁，第一眼却落在他身上那件淡紅色的寒衣上：「你這個破

家仔，怎——」

「他——他——」當他發現媽媽的臉色漸漸地難看起來時，他便把嘴關了，只呆呆地望着她。

「啲！」

她一掌打在他底肩上，兩眼睜得很圓，死瞪住他：

「破家仔，誰拿這件衣給你穿？」

孩子並沒有哭，只歪着嘴，兩顆眸子和媽媽的眼睛對在一起，兩隻手却又將衣角往下拉了一下。

媽媽着實再也耐不住了，用手把衣往上一拉，寒衣便給脫了出來。

這下他才「哇」地哭出聲來，兩行淚珠由眼眶裏直滾落到他那瘦得看得見排骨的身上。……

媽媽却不管這些，只把寒衣拿進房裏去，用一張大大張的「紅毛」報紙把它包將起來。然後把九歲大的英姐喚過來，吩咐她說：

「把這個拿去給前面大厝的錢老嫗，然後將三扣銀拿去買十斤米和兩斤鹽回來，不然的話，明天可就沒飯好喫了。」

英姐點點頭，回身就走。

「阿姐！」當她踏出門的當兒，弟弟即刻一把抱住她底腿：「我底新衣……」

「不是你的呀——」英姐把他推開，然而，他很迅速地又抱住了，她似乎很生氣，大聲地喝着說：「人家大厝裏的人的呀！」

「不！不！是我——」

英姐沒等他說完，便又把他推開了；並且即刻拔足就跑。

「嗚呵——」於是他又哭起來了。

這當兒，那羣頑皮的孩子又出現了。他們有的用手指當着喇叭，頂在鼻子上；有的把手指當作火柴梗似地，狠命地在臉頰上劃着；有的却只伸長了紅舌頭，「噢」地怪叫着——他們都在笑他哩！

「爸爸呵，爸爸！」他哭得更大聲了，並且還用他那尖銳的聲音叫喚着：「你——你怎麼不回來呀——爸爸……」

聲兒鑽入了正在房裏摺衣的媽媽底耳鼓裏，她感到一陣心酸，眼淚便禁不住地滾了出來。

賀年片

「老張，我看你呀好像特別喜歡金蘭這孩子。」我底同事老馬忽然這樣地問起我來。

「是的，我的確是喜歡這孩子的！」我毫不猶豫地答道。

「因為她那張可愛的小臉？」

「不是！」

「那該是她成績太好的緣故吧？」

「也不是！」

「哈！那麼一定你和她家裏的人有什麼搞不清的關係了！」他笑了起來。

「那簡直是笑話！」我說，「如果你肯聽我講完一個故事——一個真實的故事，那麼，你也用不着多問了。」

「那一定是個很動人的故事，」他還是笑嘻嘻地說，「我倒很想聽聽！」

「那很好——請給我一枝香烟……」

「聽我說吧！」我抽了幾口烟，然後才開始講我底故事。

那是兩個禮拜前的事了——那時，剛開學不久。

一天，我到班上去上華文課，教學進行到一半時，我便叫金蘭這孩子起來朗讀給大家聽。她雖只有八九歲，但，華語却講得很好；朗讀得也很不錯！

當我走到她底身旁時，忽然發現她底手臂上有很多的鞭痕……

你是知道的，老馬！每個兒童都有自尊心的，所以，當時我只好假裝着看不見了

……

但是，慶茂那小東西是很多嘴的。下課時，他便跑到我底辦公室裏來，告訴我：

「老師，我跟你說，金蘭昨天給她底媽媽打！」

「她媽媽打她做什麼呢？」

「因為她向媽媽要角半錢，媽媽不給她，說沒有錢，她還是要，媽媽生氣了，就用籐條打她……」

「她要錢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他噘起了小嘴，搖搖頭說。

「哦——」我頓了一會，便問：「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沒有了……」可是，他想了一想，忽然又開口了：「老師，金蘭沒有爸爸，所以沒有錢；她底媽媽每天給她五分鐘買米粉喫……」

我聽了，不禁笑了起來，覺得這孩子着實太愛說話了，便對他說：

「慶茂，以後可別隨便講金蘭給媽媽打的事，知道嗎？」

「知道了，老師！」說罷，他便連跑帶跳地去了。

隔天，這小東西却又來了。他皺着眉頭，噘起小嘴，白着一對圓滾滾的眼睛，對我這樣說：

「老師，金蘭不跟我去喫米粉了，她說要把錢收起來……」

「那你就自己去喫好了。」

「不——」

看到他那張愁臉，我可差點兒給笑了出來……

過了三天，我正在辦公室裏改簿子，驀地，慶茂拉着金蘭進來了。

「有什麼事嗎？」我問。

這時金蘭底小眸子老是瞪着地板，小嘴閉得緊緊的，雙手背在後面站着。

「她——」還是慶茂先開口：「她要送你一張，賀——賀年片！」

聽了慶茂的話，她才把一個紅信封放在我底桌上。

「謝謝你，金蘭！」我照例微笑着說。

可是，她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就已溜出了辦公室。

「老師，我跟你說——」慶茂拉拉我底手，說：「金蘭三天不喫米粉，她把錢收起來買這，這賀——賀年片呢！」

老馬，你該想像得出吧，當我聽了這話時，我底心是何等的沉重呵！我底眼淚，差些兒就給掉了出來……

當我看到了那精美的賀年片時，我總連想到她手臂上的鞭痕……。

「你說，像這樣的孩子會使人喜歡嗎？」

老馬只是默默地點着頭，一聲也不響。

「由於那張賀年片，」我說：「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教育工作者責任的重大！」

一九六〇年二月廿三日

委 屈

是農曆新年的第四天。

酷熱的嬌陽，射在熱辣辣的大地上；悶人的熱風，吹遍了每個人的心底。除了偶爾傳來幾聲斷斷續續的爆竹聲外，大地是一片寂靜。紅土路上，很少行人。只有幾個穿着新衣服的孩子，還在那兒自由自在地跳躍着、奔跑着、嬉戲着……

「香——蕉粿——燒——」
「驀地，遠處傳來了一聲吵啞的叫賣聲，在熱空氣中迴旋着，迴旋着……」

正在嘻戲的孩子們即刻都睜大了眼睛，傾着耳朵，靜聽着。

「香——蕉粿——燒——」
「聲音漸漸地近了。孩子們都已能夠看到那提着竹籃、矮小個子、又黑又瘦的孩子了，他正一步步地朝着他們走來。」

「啊，阿黑——」
「一個忽然拍着手地叫喚起來。」

「來！香蕉粿——」
「另一個也提高嗓子，招招手地喚道：『我們和你『交關』！』」

那孩子聽了，就像隻小麻雀一樣，連跑帶躍地奔過來。

孩子們團團地把他圍住，有的挑出銀角，有的打開紅包，爭先恐後地搶着和他買粿喫。

這瘦長臉孔、滿頭黑髮、一對圓滾滾的眸子、扁小的鼻樑、小小嘴兒的阿黑，看見他們這麼踴躍和他買粿，便禁不住地笑裂了嘴，露出了一口殘缺不全的牙齒，連聲地說：

「你們真好——」

孩子羣中，只有阿狗仔袋裏沒有半分錢，他呆呆地站在一旁，眼巴巴望着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禁不住地一連吞了幾口口水。可恨的是，朋友們並沒有一個肯請他吃一塊——那又香又甜的香蕉粿。沒辦法，只得跑去向爸爸——鬍鬚牛要錢了。那當兒，鬍鬚牛正集精會神地在賭着「三張」。

「爸！我——」阿狗仔拉一拉父親的褲管，睜圓了雙眼，尖着厚厚的嘴唇，懇求地說：「我要鐺——」

「去死！」他一把把兒子推開，並厲聲地喝道：「你的鐺呢？」
「輸完了！」孩子理直氣壯地說。

「×你母！誰叫你去輸呀？」他把「莊家」分來的三張「撲克」接在手裏，惡聲惡氣地罵道：「去死！別來做衰——」

他攤開牌子一看，不禁脫口地「啊」了一聲，手上的牌子竟是兩張「伯」和一張「大黑桃」，把他氣個鼻孔生烟，頭上針刺般的短髮似乎都要豎立起來了：「你母！『妻迷』（一點）——」

「噢你頭五扣！」莊家却是兩點。

「爸！我要——」他心中正燃着一股無名怒火，一看這可惡的衰鬼仔還伸長着手，不禁火起，用力地把他推開：「死鬼仔，討厭！」

孩子跌坐在地上，放聲大哭。

鬍鬚牛始終是疼兒子的——因為，他只有這麼一個小寶貝呀——因此，一看見阿狗仔哭了，心兒反而軟了許多！

「你要鐺做什麼？」終於，他無可奈何地走到兒子的身旁，把他拉將起來，問了一聲。

「嗚嗚——」孩子哭歪了嘴說：「買——買噢——嗚嗚——」
摸摸袋子，又沒有零錢，只好帶他出去。

「噢，噢！噢什麼死人骨頭呀？」他一邊走一邊氣憤憤地問兒子。
「香蕉粿——」阿狗仔一邊擦着淚水，一邊指着那瘦黑的孩子說。

「什麼，香蕉粿？」他厲聲地說：「不行！」

「我要！嗚哇——」孩子倔強地又放聲大哭起來。

這次，鬍鬚牛的確再也接納不住心頭的怒火了——但是他並不去打自己的兒子——
他氣沖沖地衝到阿黑的面前，就是狠狠地一巴掌：

「拍！」

像個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一樣，阿黑紅着眼眶，木鷄般地呆立着。

「你母！」他簡直像隻餓虎在一隻受驚的小羊面前示威地怒吼着：「這麼熱的天
時，你還買這種東西，要是我的孩子喫了有什麼差錯，你賠得起嗎？」

說罷，便隨手掀起蓋在籃上的白布巾，拿了兩塊香蕉粿——一塊遞給那還擦着眼淚
的兒子，一塊盡是往自己口中送！

「多少？」他打從褲袋裏挑出一張十塊錢的紅鈔票來，問道。

「一角。」阿黑的聲音按得很低。

「找來！」他把紅鈔票往孩子面前一揚。

「沒，沒有散的——」那孩子摸着熱辣辣的臉頰，搖搖頭說。

「哼！連十扣銀都沒得找，還做什麼生意？」說罷，便攜着兒子，往賭間走去。

「阿叔！」阿黑真有些發慌了，他顫抖着聲音，喚道：「一角——」

「角個屎——記在壁上吧！」他回轉過頭來，瞪了他一眼說：「記着！以後你要是再來這裏賣毒物，我一定打拆你的腳骨！」

阿黑眼巴巴地注視着鬍鬚牛的背影在轉角處消失，唇兒抖了好一會，却說不出話來。

他瘦黑的臉上，掛着兩串淚珠，在炎熱的陽光下，閃爍着，閃爍着……。

終於，他低下了頭，提着竹籃子，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地朝着馬路走去，他的眼前，漸漸地模糊不清了，但他口中還不斷地喚着：「香——蕉稞！燒——」

隔了兩天，在某某日報上，刊載了一段「新年意外事件」的小新聞，標題是：

一賣稞孤兒慘遭輾斃！

一件小事

黃昏。

一個個子瘦小、衣服襤褸的拾牛奶罐的少年，拖着沉重的脚步，來到我家的門前。他朝四周張望了好一會之後，終於發現到母親用來蓄藏廢物的木箱子。那箱子裏有好多的牛奶罐——那是母親收着想換點錢用的。那少年見了，似乎有說不出的高興，放下袋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箱子裏的鐵罐子儘速裝入那已裝了半袋罐子的麻袋裏。

母親在門口看見了，急忙地喚道：

「喂，喂！那是我們的呀——」

那少年理也不理。

母親心想：大概是個聾子吧！便走上前去，提高嗓子說：

「喂！這些罐子是要賣的呀——」

他轉過頭來，白了母親一眼之後，便又繼續把罐子往袋子裡裝。

「唉！真氣死人了……」母親無可奈何地歎着氣說。

這當兒，剛好鄰居阿海叔來了，他看見了母親的那張愁臉，禁不住地問：

「應嬌呵，是什麼事使你急成這樣子呢？」

「嘿——」母親看看那少年，又看看阿海叔，急忙搖搖頭說：「沒有……沒有……」因為，她知道：阿海叔的性子很壞，若把事情真相說了，對於那少年是沒有好處的，何況，那幾個空牛奶罐能值得多少錢呢？

「唔……」他雖然有點兒懷疑，却不得不點點頭。

「阿海叔！讓我來告訴你吧——」萬料不到坐在「峇吉里」樹下乘涼的阿山嫂，會那麼愛管閒事；她抱着正在吮乳的嬰孩，邊走邊喚地說：「是那——那個死夭壽囉！」她尖尖的嘴，指向那少年，喘着氣說：「他，他搶阿應嬌的——的牛奶罐……前幾天，他也搶過我的！」

阿海叔沒聽完她的話，便轉過頭來問母親：

「是他搶了你的牛奶罐？」

母親只好點點頭。

於是，他走過去，一把拉住了那少年的麻袋，罵道：

「×你母，你想做『貢鼓』（強盜）？」

「……」那少年大喫一驚，臉色白得驚人，口兒沒開，雙手却緊緊地抱住蕪袋。

「你說，你是不是想做『貢鼓』？」阿海叔也把蕪袋拉得更緊，放大聲音，再問他一聲。

「唔唔——」他把蕪袋抱得更緊；眼眶紅了起來。

「還敢說不是？快把罐子倒出來！」阿海叔是個彪形大漢，性子燥，氣力大，只一用力，便將袋連人地拉了過來。

少年差些兒跌了一交。然而，他仍不肯鬆手。

「阿海叔，算了吧！」母親看了，心裡着實難受，便上前去勸阻他：「幾個空罐子值得多少錢呀，給他好了——」

然而，阿海叔無論如何也不肯聽母親的話，還是死用力拉着袋子，把那少年拉得像棵風中的椰樹……

但是，少年仍不肯放手！

阿海叔被氣不過，竟從褲袋裡摸出一把小刀來，狠狠地往蕪袋一插，一拉——
「唏」地一聲！一個個的罐子，即刻像被炸開的山岩，乒乒乓乓掉在地上……

那少年急得說不出話來，空麻袋還抱在胸前，他，已呆成一根木柱了！

阿海叔將地上的罐兒，一個一個拋入木箱裡，口裡還在咕嚕着。

那少年的眼淚，早已滾了出來……

母親也傷心得說不出話，一對眸子死瞪着那個木箱，一個個被拋入箱裡的罐子，似乎都重重地敲在她的心上！

「好吧，」阿海叔拍拍雙手，打從鼻孔裡哼出聲來：「那些是你的，拿回去吧！」地上還剩下十多個鐵罐。

「我說，像這種人，一個都不必留給他！」阿山嫂一邊搖着那被罐聲嚇得哭起來的嬰孩，一邊歪着嘴說。

那少年把地上的空罐子用破麻袋包起來之後，瞪了阿海叔一眼，又瞅了瞅阿山嫂，然後拖着長長的影子，一步一步地遠去……

這當兒，阿海叔才睨視了阿山嫂和母親一眼，拍着雙手，得意洋洋地微笑着，走了。之後，我們再也看不到那少年的影子了，而母親則曾爲了這件小事，傷心了好多天！她，寧願看着那箱裡的空罐子生鏽，無論如何也不肯將它賣掉！同時，她再也不願將空罐子收進木箱裡去了。

（稿於麻坡）

金山

我愛蕪河，但，我也愛金山①。

我會徘徊在蕪河的堤岸邊；而我也曾將我底腳印，不止一次地印在金山的土地上！雖然風雨已把它洗盡，但，風雨却無法洗去我腦海中，她那醉人的身影。

像蕪河一樣，金山也是一幅美麗的畫，一首寫不完的詩。

在馬來先民的口中，曾經流傳着一個優美的神說：在那高高的禮浪山頭，匿居着一位美麗的禮浪公主，不知會有多少勇敢而多情的青年，爲了要看一看她那迷人的臉孔，不辭長途的跋涉，來到了那絕無人跡的荒山。——只是，沒有一個，曾幸運地和公主會了面。

啊！金山，她也正如這神話，那般的優美和神秘哩！

如果你說，蕪河是一位多情的姑娘，那麼我會說，金山是一位沉默的少年；如果你說，蕪河是一位憂鬱的歌手，那麼我會說，金山是個壯勇的武士。

他，永遠忠心不貳地伴在他心愛的姑娘身旁，不分日夜，不辭勞苦，默默地欣賞着情人低吟着那沉鬱的情歌。

×

×

×

×

×

我會佇立在幽靜的蔴河畔，欣賞着那籠罩着白雲的金山峯；我也曾躑躅在那隱藏在膠林裡的砂盆新村，眺望着那高懸在山腰的銀鍊（那是蓄水池裡溢出來的水所形成的人造瀑布的遠景），那時，我總覺得：我是置身在畫中；我是處身於詩境！

我到過蓄水池邊，我曾在那兒留戀與徘徊。陣陣的輕風，永遠掀不起波浪，池的兩岸，排列着樹木，蒼翠的影子，倒映在水中；池，有如一面明鏡，讓那些自由在地飛翔着的小鳥，照着自己的輕巧姿態。……

在這幽靜的池裡泛舟，你還會懷戀着那囂鬧吵雜的罪惡都市嗎？

啊！我無法想像得出，當夜神降臨，高空懸掛着一輪皓月，映照著這幽雅靜謐的詩境時，那又將是多麼的使人陶醉呵……

我熱愛着這水池，就像太平的居民，酷愛着太平湖一樣！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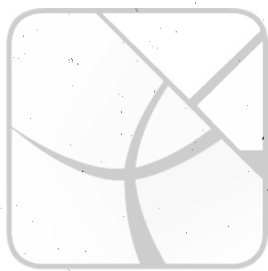
×

×

我愛蔴河，但，我也愛金山。

我生活在蕪河的懷抱中；而我飲的是禮浪山上的流泉！

①金山——位於柔佛的西北，英譯爲「俄斐山」，巫名則爲「禮浪山」，高達四千多呎。



夕陽斜照着蔴河

蔴河，本就是一條美麗的河流，如今，夕陽給她抹上了紫紅的脂粉，她，顯得更迷人了！

蔴河，本就是一位偉大的歌手，她，善唱着悠揚的歌兒，善哼着低沉的曲子，如今，晚風拉着絲絃，伴着她歌唱，歌兒越使人陶醉了！

我——一個孤獨的少年，是多麼地熱愛着她呀！只有她，能爲我唱出憂鬱的心曲；也唯有她，才能安慰我寂寞的心情。

每當我感到寂寞的時候，我來了；每當我感到哀傷的時候，我來了！我默默地來到她底身旁，我默默地望着這紅色的河流，凝視着遠處自由飛翔着的海鷗；聆聽着涼風伴着河水低奏的樂章，緊鎖着的心微笑起來了！一切煩惱呵，隨着河水，流呀流地，隨着海鷗，飛呀飛地，向着茫茫的大海去了。

躑躅在夕陽斜照着的蔴河邊，即使是投一塊石子進河裏，俯視着一圈圈的漣漪；即

使是坐在老漁翁的身旁，凝視着那長長的釣線，我都能重溫起我童年的美夢……

記得，當我年幼的時候，每到傍晚時分，父親總會帶我到蕪河畔來的。

他會指着點點的帆影，告訴我漁人的辛勤；他會指着五彩繽紛的晚霞，告訴我年華易逝；他也会指着高高的禮浪山，告訴我爲人應力求上進！

他喜歡靜靜地聽我唱着剛從學校裏學來的歌兒，聽完之後，他就愉快地笑了起來，撫摸着我的底黑髮，說我唱得和蕪河一樣好聽，於是我得意地笑了！他高興得直吻我底臉頰，我連忙對他說：他底鬍子刺痛了我底臉頰啦！他便又笑了起來。

他說：太陽公公也笑了；河水姑娘也笑了！他們都笑紅了臉……

後來，父親不幸地得了肺病，白天出去做工，黃昏仍帶我來到河邊；然而，他不再笑了，他也不吻我了。他總是低着頭，歎着氣！

我對他說：太陽公公笑了；河水姑娘也笑了！

他却搖搖頭說：太陽公公很傷心，因爲他就要下去了；河水姑娘也很傷心，因爲太陽公公要離開她了，而可怕的黑夜就快到來了。……

啊！直到如今，我才看清楚了這一切。是的，有時它們是在笑，有時它們却很悲

傷——正如我底心情一樣！

是夕陽西斜的時候了，是我獨自徘徊在蕪河畔的時候了。

於是，我來了，我默默地拖着長長的影子來了。

親愛的蕪河，仍然在低唱着她底歌兒，美麗的蕪河，仍然是潺潺地流向大海。
然而，我最心愛的父親呢？他因何一去就永不回來了呢？

（一九六〇年八月廿六日）

紙 鳶

在油綠的草地上，我常常默默地跟在遊伴的後頭，發痴地望着他們把心愛的紙鳶送上了蒼穹。他們却只顧得意地歡笑着，始終也沒睨視我一眼。我實在太愛那會飛的紙鳶。但，它却老在我底頭上不停地打着轉，冷冷地對着我微笑。……

我自信能把紙鳶放得比誰都要來得高，飛得比誰的都要來得好看。然而，我所渴望着的紙鳶呵，就如高空閃爍的星兒一樣；我不知伸過了多少次的手，始終都不會摘下一顆！

每當鄰家小孩跑進雜貨店裡去買紙鳶的時候，我的心便會莫名地跳動起來。我雙眼死瞪着板牆上形形色色的紙鳶，雙手在不停地發抖。——天啊，我真想溜進去偷一隻來玩，可是誰叫我底胆子那麼小呢？只好低下頭，默默地離開店鋪。

回到自家底門邊，我呶尖小嘴，吊翻眼兒地死瞅着躺在病牀上的父親底長臉。而他那張見骨的白臉上，却老浮現着令人失望的苦笑！

一年來，我就不曾向他伸手要過錢，因為那張苦笑的臉孔告訴我：他是拿不出半分半文來的！他曾經對我說：等他出了門，他便會給我幾個銀角，好讓我去買買心愛的東西，然而，和我開玩笑似地，他總是躺坐在那張生滿鏽的黑鐵牀上，不肯走出家門。……

我常常偷摸人家底紙鳶，而他們却常常敲打我底頭殼。我掛着淚珠，回到家裡，又是不聲不響地坐在父親底病牀邊，拚命地揉着雙眼。驀地，一隻發冷的手，輕輕地按在我的肩膀上。我頭也不抬一抬，便放聲哭將起來。

「你哭什麼呵？」是他低弱的嗓子。

我猛力搖擺着上身，踢着雙腳，想擺脫他發冷的手：「我要紙鳶，我要——紙鳶」我叫嚷着。

他聽了，搖搖頭，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然後低聲地勸我別哭；他說，他要替我製個會飛的大紙鳶 我立刻睜圓了眼睛，表示不相信他底話。他不說什麼，只是對我苦笑！

於是，我問他：「你會做嗎？」

他說：「我年幼時，放的紙鳶都是自己製的哩——又大，又會飛……」

我在後邊爛泥溝旁砍了許多的小竹枝，送到他底牀上；還偷偷地把母親替人縫衣服用的線拿來交給他。他望了我一陣，便動手削竹枝和綁紙鳶架了。

我瞪着他底雙手，禁不住問：「你底手抖得這麼厲害，線那兒綁得緊呀？」他只咳了兩三聲，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好容易地等了三天，紙鳶才被繫好。——那是一隻又大又醜的蝴蝶，身上盡是密密麻麻的小黑字，當中還染上了幾滴血絲呢。但，我見了，仍然大喜若狂。提起它，便邊跑邊叫地飛奔出門去。

起初，鄰家的孩子都看呆了！他們似乎很驚奇，大眼睛都瞪着我底大紙鳶，我得意極了，挺着胸，歪着頭，打從他們底身前走過，瞧也不瞧他們一眼。誰知，當他們把紙鳶看個清楚之後，竟不約而同地怪笑起來哩！我才一回頭，就看見他們底鬼臉，聽見他們怪聲怪氣地說我捉了一隻大怪物！我底臉熱了起來，加緊脚步地轉回家去。

進了門，耳鼓裡還隱約聽見他們底嘲笑聲，我一氣，便將紙鳶往地上狠狠地一擲，並用腳胡亂地踩了幾下，坐在上面大哭一場

父親一一看在眼裡，無神的眼立刻一亮；莫名而又忿怒地瞪住我，他的嘴角仍掛着那叫人討厭的苦笑

我並沒理會他，只是高聲地哭嚷着，說我不要那隻怪物，不要那難看的大怪物！而當夜，在夢裡，我還會哭嚷過一陣呢。……

第二天，我緊閉着嘴，無論如何也不叫他一聲，不看他一眼！他曾咳着叫我替他捶背，而我却裝着沒聽見。

兩天後，中午我由學校回來，才跨進門限，便怔住了！啊！誰把那值角半錢的紙鳶吊在我掛書包的釘子上呢？我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口，一把將它拉下，奔進房裡，却看見母親伏在生滿鏽的舊鐵牀邊悲哀地哭泣着；而父親呢，他竟安然地睡在牀上。……啊！十年了。

在我底腦海中，父親瘦長的白臉已漸漸地模糊了；但這一段懷怨的往事却不時重現在我底眼前。……

我再也沒興趣在油綠的草地上奔跑，我再也不渴望有個會飛的紙鳶；然而，我依然喜歡在寂寞的當兒，抬起頭來，望一望碧藍的天空。

（一九六一年父親節）

後記

收在這集子裡的作品，大都是在閒暇時所寫的。因爲看的書少，見識不廣，而又沒有一位指導的人，所以寫來總覺得艱澀。發表後，越看就越覺得懊悔和慚愧。每次提起筆都想用點心神來寫些比較成樣的東西，誰知越寫就越糟！

在星馬，對於文藝這東西，大家都似乎抱着「自掃門前雪」的態度，老不愛去評論人家的文章——尤其是年青人的習作——這着實是件萬分遺憾的事！

爲了想跳出一個窄小的圈子，我才大着胆子，把一二十篇不成樣兒的舊作交給出版公司，希望能藉此得到一些啓示。

年 紅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於麻坡

——本書作者另一著作——

黃 瓜 公 主

這是一部馬來亞寓言及民間故事集，其中大部分會在星、馬報刊上刊出，適合高小以上程度之少年兒童及一般讀者閱讀。

定價 叻幣 1 元 1 角

星洲 維明公司 出版

——馬來亞青年文學創作——

烟霧籠罩着山村……………傑倫著 港幣 1.30元

本書是馬華青年文藝工作者傑倫先生的處女作，包括了十四篇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曾在星、馬報刊上發表過，頗受讀者歡迎。

這些小說係描寫馬來亞華僑的生活，反映出馬來亞社會近貌，富有地方色彩和現實意義。

西海岸戀歌……………林綠著 港幣 1.60元

本書是馬華青年文藝工作者林綠先生的處女作，共收入短篇小說七篇、散文二十篇，這些作品都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富於抒情氣氛和馬來亞地方色彩，且富有現實意義。

椰影……………夏弦著 港幣1.50元

本書是馬華青年文藝工作者夏弦先生的處女作，它收入了十篇短篇小說，這些小說都以馬來亞為背景，其中大部分曾先後在「星洲日報」副刊、「教師雜誌」和「星期天」周刊上發表，頗受讀者歡迎。

這十篇短篇小說所描寫的對象有玩弄愛情的青年，浪漫不羈的飛女，改過自新的私會黨徒，平凡的家庭婦女，愛慕虛榮的少女……等，富有實意義，

香港 藝美圖書公司 出版

星洲 維明公司 經銷

吉隆坡 永茂盛 經銷

檳城 遠東文化有限公司 經銷



定價叻幣一元四角